

書叢社果苦
醉陶的幻夢
作珍自李

版出社學化文京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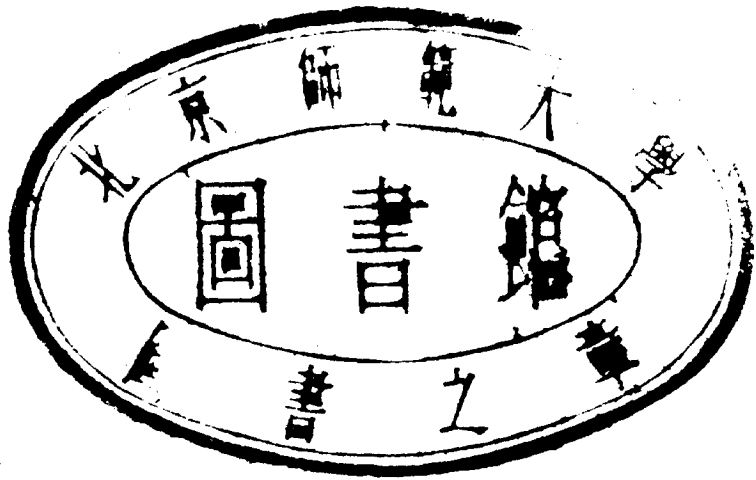
醉陶的幻夢

李自珍作

青果社叢書

目錄

夢幻的陶醉
重陽
窮途
旅夢
釵頭鳳
煙氛
尺素書
鳳林
後序



一
一三
一三
一〇三
一一一
九一
七五
五九
四三
一三
一

夢幻的陶醉

正是一個春風駘蕩的三月裏的午後，然而在P大學的宿舍裏，空氣却是非常靜默的。一間間的宿舍都由外面鎖住了，裏面只剩有床帳棹椅等等東西，在無聊地相對著。但是偏西的一間房子却比較不同些。房門雖也緊鎖著，却是由裏面反鎖上的。這間房子的主人公T君，是一個神經質的青年，在為憂鬱籠罩著的蒼白色的面龐中，嵌著一雙巨大的眼睛，很令人生一種異樣的感覺。他的實在年齡雖

只有十九歲，然而從外表上看去，却比普通二十五六歲的青年還要衰老些。他一個人，便在房內往返踱了許久，忽而在棹子面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沉思了一忽，便從抽屜內拿出一冊中華書局出版的艷麗的芳箋，持著一隻自來水筆，且思且想地寫下去——

倩雲：

我又在寫信給你了，在知我最深的你，應該不會因為我的繁瀆而厭惡吧！唉，在我的孤寂的心情中，只有你是我唯一的慰安者喲！

現在在我們學校的偌大的寄宿舍中，只有我一個人還在靜鎮地寫信，此外的他們，大概都到教室去聽講去了吧。想起教室中的情形，真是一齣趣劇。幾個似通非通的從外國騙來一紙博士碩士證書的教授，編了些由外國負販而來的在可解

與不可解之間的講義，貓貓虎虎地念了一遍，明明是兩點鐘的課程，遲到半點鐘，早去半點鐘，用不了一小時的工夫，就可以得到八塊大洋了。像這樣的大學教授，真是比打搶掠奪還要容易些。一羣連普通中學的程度都不够的大學生，正如張資平所說沒有開目的乳犬似的大學生，爲他們的博士碩士的大名所震，也就津津有味地在聽講，記筆記，像這種滑稽大學教育，賦性愚直的我，怎麼也是看不慣，如果不是要騙取一紙大學文憑，作將來在社會上搶飯吃的地步，我早已休學回去了。

從先我每天總要到教室中坐一坐，聽聽講；聽得煩膩的時候，便拿兩本心愛的書去看看。但是近來覺得這種生活太虛偽，太無味了，所以爽快不去，一個人坐在宿舍裡，喝喝茶，抽抽煙，看看小說，反覺得耳目清淨些。

我早就想不讀書了。我想同你兩個人回到故鄉的田野，過些鄉村的生活。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與那些不識不知的農民，一同耕田織布。遇有閑暇的時候，讀

幾本心愛的中外的詩文，淵明，太白，Byron，Shelley 的作品，互相倡和地吟哦着，或者任意寫幾行謳歌自然的文字，互相欣賞讚歎——啊啊，像這樣豈不是人世間最快樂的生活麼？

我的這種理想，記得已經向你說過，你也是贊同的。但是在這舉世擾攘，烽火相望的恐怖時代，一般謹愿農民，怎得安居樂業呢？茫茫的大地，雖是寥闊，又何曾有一片乾淨的樂土呢？所以我的理想，還是不能實現的理想，孤寂的我，只好仍然在這無聊的學校中，過這不願過而又不得不過的騙文憑的生活。唉唉，想起我這種矛盾的思想，不澈底的思想來，就是我自家都要可憐我自家的意志薄弱——然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

一般脫離了學校生活，在社會上活動的人們，都艷羨學校是樂園，是天國。然而在我的眼中，學校便是社會的雛形，一切社會中的污濁的勾當，學校中都一樣具有的。從先所謂賄選的事情，不是一般人認為卑劣的行爲麼？學校中是時常

見到的；政黨間因為權利衝突，互相醜詆攻訐的現狀，不是爲一般人所痛心的麼？在學校內也是層出不窮。像這種情形，能不叫人替教育的價值，學校的前途，懷着殷憂麼？

天性愚魯，不善活動的我，總是被同學們視作是另一個國度裏的居民。在我與他們之間，彷彿有一堵極深厚的巖牆隔離着在，我的鯁直的秉性，不擅長交際的情態，時常作他們冷嘲熱諷，訕笑的對象。就現在的境況，推測到將來，我的社會零餘者的命運，恐怕是已經確定的了。我的前途只是一色的黑暗，如果不是還有一綫光明的你，在我面前閃爍着，我真是要自殺了。我真要葬身在清波裡，圖一個永久的安靜了。

現在我們在這裡所享有的，是一年中的暮春三月。遙想着草長的江南，真令我神往。一半固然是懷想那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盛況，一半，一大半自然是爲想與一別經年的你，把晤一番。然而這非分的企圖，又豈是事實所能允許我的

呢？

在我宿舍的前面，有幾樹似雪的梨花。前幾天每逢我感到無名的惆悵的時候，總喜歡在樹下徘徊往返。看看她幽韻的標格，聞聞她清淡的芳香，多少可以減殺些我的愁思。昨天我再去一看，真的使我不可名狀的失望和於邑。（這種心情只有那次訪你不遇時，可以比擬），那前幾日盛開的梨花，已經隨著無情的東風，飄零地洒在那如茵的碧草上了——可見那動人憐愛的春光，已經老去了。啊啊，這薄命的落花，遲暮的殘春，不正是我的身世的象徵麼？不正是華年將逝的我的象徵麼？然而春去仍可重臨，花落也能再放，我的青春，可還能再來麼？我在樹下彷徨了一忽，我那不值錢的眼淚，又滾滾地奪眶而出了。

倩雲！如果你在我的身傍，你一定會安慰我的罷，一定會勸我出去游散游散的罷。我這麼一想，便體貼你的意思，到中央公園中去走了一次。中央公園雖說仍然不乏都市的繁華氣象，但在這沙漠般的北京中，却不能不說是一個能安慰旅

客的綠洲了。雲，你還記得麼？在去年二三月間，我們不是時常在那裏漫遊的麼？——我寫到這裡，那已往的快游，又湧上我的心頭了。

在公園的池畔，我們倆並肩偎倚著坐在沿池的巖石上。楊柳的柔枝，不住在我們的頭上搖曳。我們的倒影映在那微縐的春水中，也分不出是你的還是我的，在自然母親的懷抱中，我倆已經混化融合而為一體了。似乎這偌大的公園，不，這廣廓的世界，只是為我倆而設，唯有我倆存在著了。那時我將我的胸臆，我的苦悶，一一訴說出來，你便盡情安慰我；你將你的胸臆，你的苦悶，一一訴說出來，我也竭力來安慰你。我們哭了又說，說了又哭，最後我們倆在四道淚流中接了一個甜蜜的，熱烈的長吻，鹹味的淚，乘隙焉入我倆的口中。啊啊，那甜美的香吻，那神秘的珠淚，將我們的苦悶，將世界上青年人的苦悶，洗個乾淨。我們真優異，我們真優異，我們彷彿是這世上的王和后了。我們不約而同地相視笑了一笑，仍然偎倚著不肯起去。那時的我倆，真比在春水中的潔白的游鴨，還要怡然

自得些。——然而於今回想起來，這種情境，不比漂渺的春夢，還更無憑稽麼？

我昨天又到公園去了。在未去之先，我已預定要到我們的盛地去追懷那如烟的往事，那時我的意志的懇摯，直比那純潔的耶教徒禮拜耶路撒冷時還要懇摯些。唉唉，風景依舊，我的至愛的雲，却已在幾千里外了。我在那裏徘徊了一個多小時，才載著沉重的悵惘走去。

昨天的游入分外多，妖嬈的女人，油滑的男人都成對地坐在那裏，喁喁地說著他們的情話。他們在對於孤獨者的我，加以訕笑，加以驕傲吧！哈哈，他們這些蠢材喲！我想我起是正被世上最美麗，最聰穎，最有學識的女性，你在純潔地愛著的時候，勇氣在我的身中充溢起來了。他們這些醜陋的烏鴉喲！我倆才是純潔的白鶴呢，我大踏步地從他們面前走過。啊啊，這些蠢材都被蹂踐在我的足下了！我那時的氣概，直比征服了全歐洲，登在阿爾卑斯山上昂然四顧的拿破崙還要豪邁些。

我忽而想起你還在幾千里外的江南了，在公園中的我，仍然是個孤獨者喲！一面在懷念著你，一面我的勇氣便頹敗下來了，我沒精打采地從公園內回來。唉，我是只合同冬日的昆蟲似的蟄伏在這小屋內的啊！

靈感在啓示著我，我坐在桌前，想把你我邂逅的經過，寫成一篇詩歌或是小說。但是方一提筆，便覺得千頭萬緒無從寫起。像你的秀艷的容顏，幽雅的態度，音樂的聲調，和那純潔的愛情，是不能移植到紙上來的。像我這樣拙劣的筆墨，不，像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怎能描繪得出呢？我只合擱筆了。一人獨坐著將前塵重溫了一遍。你的體態，不離我的眼簾，你的音調，直在我的耳膜中盪漾。孤寂的我，得了慰安了。

夢才是最崇高的藝術家呢。這一夜她將我們的往事，都一一再現了一遍。然而她的態度太忠實了，她映出了你我的優美的深情，她也描畫了你我的銷魂的離別。當我覺得你一寸一寸地離開我的時候，我不禁同往時一樣地哭了起來。我昨

夜是哭醒過來的。

……不再多寫了。我前面不是說過了麼？純潔的愛情，是不能用文字表現的，所以我不願多說套語，只是真實地記些雜感而已。一切，我所要說的一切，你都先已知道了罷！

望你更多多更多多地寫信，我們的肉體雖不能即行把晤，我們的精神，是永久溶合的呢！

你的T

T君把他寫好的信，默誦了一遍，將信中一個錯字，改正過來，再默誦了一遍，才將牠裝進一個湖色的布紋信封內，寫上寄給杭州金釵袋巷的吳倩雲。

倩雲是他住在杭州時的鄰家的女兒。因為她的秀麗的姿色，聰慧的天賦，嬌

愁的態度，曾經使他熱烈地戀愛過。不過卑劣的他，却連交談一句話的勇氣也沒有。後來倩雲的家遷走，他便久已不知她的下落了。

近來僑居在北京的他，一面感到性的煩悶，一面受同學所蔑視的他，每逢無聊的時候，就將他的苦痛，詳盡地寫了出來，寄到倩雲的舊居去。他明知倩雲已經遷去了，但是他仍然幻想著他的情書，由綠衣人的手內，交給倩雲，那多情的倩雲接到他的書信，喜極而流的眼淚就滴在信紙上了。在驚喜中讀過之後，便不住在他的筆跡上狂吻，狂吻……在這種夢幻的情境中，他的精神便得了陶醉了。

T君把信寫好，正擬照例親自投到校外的郵筒中去，忽而又感觸了什麼似的，反將信放在棹上。從架上的酒瓶中，斟了一杯琥珀色的葡萄酒出來。不知道是因為這酒的顏色太像鮮血了呢，還是因為旁的緣故，他忽然吃驚得神經顫動，渾身戰慄起來。待了一忽，才平靜過來，戰戰兢兢地，燃著一支火柴，將那封書信

燒成灰碎；又將那紙灰都沖到那鮮紅的葡萄酒裏。

他興奮起來了，一口氣便將那杯混有紙灰的酒，飲個乾淨。他那蒼白色的面頰，不覺生了一陣紅暈。他的流之不盡的淚泉，又滾滾地由他的深陷的眼睛中，經過他的面頰，流了下來。冰濕的眼淚，流過他的火熱的面頰而生的寒意，將他內部生活的空虛，充實了。

重陽

秋光已經漸漸地老了，從我房內望得見的窗外的一架葡萄，也不禁現出龍鍾的老態。菓實摘盡之後，已止餘一樹老葉了，現在這老葉也不時三三五五地從他們的母體上墜落下來，隨著無情的西風在院中飛旋。幾綫黯淡的陽光，從疎葉中映照著樹影的搖曳，落葉的飄零，似乎含有無限的悲意。我那孤寂的心情，臨著這蕭瑟的秋色，早已感到無名的抑鬱。加之日常在新聞紙上見到的消息，除了兵

災，便是匪患，現在我那神係著的故鄉，也淪入戰禍區域了，我們愈加祈求著和平天使的到來，而所見到的愈是馬而斯（Mars 戰爭之神）蹂躪的慘狀。想想國家的黑暗的前途，想想自己渺茫的命運，彷彿有一片愁雲籠罩在心頭。在平日如果我感到無聊，只要找幾個朋友聚在一起，譚譚天，吃吃酒，或者打幾圈牌，聽一場戲，便可以多少減殺些愁思；現在呢，不要說我沒有當日的閒情逸致，就是我的意興依然，但是在這兵匪充斥，風聲鶴唳的恐怖時代，什麼地方是我娛樂的場所呢？勉強想在書本中找些慰安，然而看了後面，忘却前面，心緒總是不寧貼。唉唉，我的年始及冠，何以心境便已老去了呢？何以我的事實上的年齡，會與精神上的年齡距離得如此之遠呢？

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忽而接到老朋友章君的電話。他說今天又是重陽了，約我同到陶然亭登高去。

陶然亭位置在北京城之南隅，在前清的時候，要說是京華名勝之一，士大夫

們去游覽歌咏的盛況，現在猶可於載籍中知其一二。但是自從中央公園，北海，先農壇，先後開放以來，這寥寂的江亭，便很少有人光顧了。我却還喜歡他那野趣，前兩年每逢春夏，總要跑去，或者一個人泡一壺茶，或者約兩三個朋友去下幾局棋，來消磨這悠悠的歲月。望望那明藍澄靜的晴空，望望那順風波動的葦浪，有時再跑去看一看那荒涼的香塚，低吟著那「浩浩愁，茫茫劫」的碑銘，都彷彿另有一番風趣。然而近來却直是耽嗜著些無聊的消遣，在這繁囂的京塵中聽聽戲，打打牌，有時又隨著朋友到公園中看一看女人——江亭忘了我，我也忘了江亭。今天忽而聽見章君的電話，彷彿久違的故友重逢，我的複雜的心境，又豈是區區喜悅二字所能形容得盡呢？

——啊啊，也只有荒涼的江亭，可以做我這失意人游覽的場所了！

一面響往著久別的江亭，一面在預備著起行，但是同時又接到章君的電話，說是江亭已經駐兵，我們的計畫，只好作罷了。聽著這個失望的消息，比方纔一

人寂坐的時候，更加倍地感到無聊了。然而章君的電話，却又使我在另一方面生了感觸。

我近來對於這無味的時日很懶得去記，尤其是那不規則的舊歷。你要驟然問我，今天是陰歷的幾月幾日，真和叫我做一則 (proof) 的代數題同樣是件難事。所以對著這蕭瑟的西風，雖明知重陽將近，然而若非章君的電話，決意料不到重陽會如此迅速地到來的。一向以為歲月是很悠久的我，也不禁感到時間是太易於消失的了。

——啊啊，重陽，重陽，這是對於我何等可以紀念的一個日子啊！而今呢，却又是一個重陽了！

我一面下意識地將那牆上的日歷，一連撕却幾頁，一面我那久已忘却的往事，又一一在我意識中波動了。唉唉，當時經過渾無賴，事後相思盡可憐！我真不解人們為什麼要有記憶，記憶固也能使人得意微笑，然而在傷心人的我的眼中，

總以爲是悲多歡少的。啊啊，重陽，又使我回想起久別的梅雲了。在這無可自遣的辰光中，還是重溫一溫舊夢吧！

回想起來，雖只有區區三年的歲月，然而我的心境，却已由青春期便一步跨到衰老期了。在三年前也是一個重陽的下午，我正一個人在房內對著一本太白集任意瀏覽，忽而有一些女性的音調在我耳際盪漾了。其中一個似乎是我妹妹的聲音。正是對於異性感覺銳敏的我，聽見那逐漸清晰的足聲，便知道正是向我房子而來。我感到一些輕微的欣喜與恐懼，心臟都不覺加速度地悸動起來。我一面勉強按捺住我的不安定的心，一面便下意識地注視著門帘。

啊，門帘果然挑動了，第一個走進的是我的妹妹，第二個是剪髮的一位，第三個呢，啊，那使我驚異的第三個，應該便是常爲我妹妹所稱道的她的要好的同

學龍梅雲吧。

是的，我時常聽見妹妹稱道梅雲的，稱道她的美麗，稱道她的活潑，稱道她的聰穎。我還曾經見過她的照片來。當我見到她的含睇微笑的情影時，我真懷疑，我真吃驚在這污濁的人寰中，竟會有這樣優美的安琪兒。大概是經過照相師的狡獪的修飾吧，我想。現在呢，我才發見我的懷疑實在是謬誤，那照相師的技術委實太拙劣了，他只能描出伊的面目的輪闊，何曾表現出伊的偉大的美之萬分之一呢？現在我才發見美的實體了。啊啊。她那含著處女紅暈的，比芙蓉還要嬌艷的面頰，那比秋水還要瑩潔，還要清澈的雙睛，那婀娜多曲線的身段……啊啊，我真恨，我真恨我的板滯的語句，不能形容出伊的秀色來。——不，我又錯了，人間世的文字，沒有能適宜地寫出在伊的身體中任何部分都充溢著，流動著的美來的。

之後我才知道她們光降我的小屋的緣故了。原來今天是重陽，她們學校結隊

到北海去登高。游罷歸來，妹妹便邀她們到我家小坐。因之，她們都打個電話回家，而我家的電話，却是在我房內的。

我做出鎮靜的態度，仍然凝視著面前的太白集，其實却在欣賞伊的幽美的，超乎音樂的音調。有時還偷偷地一視她那窈窕的容儀。一直到她們打完電話，亭亭的情影，在我房內消滅了，我才清醒過來，緩緩吁了一口氣，來勻正我的不平的呼吸。

我幾乎以為是在夢中了，我試用我的右手將我的左臂掐了一下，我才能肯定我自家的存在。我幾次意欲追尋出去，看看她們歡笑的光景，但是舊禮教的觀念，在下意識地遏抑我。唉唉，遠遠地順風吹來的她們的笑聲，使我感到何等的妬意呵！百無聊賴的我，只有撫著伊曾經接觸過的棹椅，幻想著他的倩影，是我唯一的慰安了。

啊啊，這匆匆一瞥，便是我和她初次的邂逅了。於今回想起來是幸呢，還是

不幸呢？

『哥哥，你看見了麼，龍梅雲？』妹妹送她們回來時向我這麼說。

『唔唔，那個剪髮的呢？』我故意這麼支吾著。

『那個是朱靜嫻。你看梅雲不是很像鏡花緣的紫芝麼？』小說迷的妹妹又提起她愛看的鏡花緣了。

『也許有一點像。』我仍然做出不經意的神情。

『哥哥，你不是說頂喜歡那紫芝的嬌憨的樣兒麼？——那麼就要梅雲來做嫂子吧。』

『別要胡說。』我聽見早熟的妹妹的打趣我的話，雖然薄怒地這麼說，然而我的衷心真是無名地欣慰。我一面感激妹妹的解事，能將我和伊相提並論，一面

也預祝她的理想能够實現。——然而於今追想起來，還不是徒增我煩惱的資料麼？

此後我時常在妹妹處，得到伊的消息。雖然我沒有吐露我愛她的勇氣，但是總時常做出不經意的態度來探聽。漸漸地，漸漸地，她的身世的一切我都差不多知道了。我知道她的父親是個留學生，曾經做過什麼局的局長，我知道她的母親今年才只三十幾歲，我知道她還有一個弟弟在附屬小學讀書，……尤其使我驚喜的，是知道伊和我同年的消息。

不知怎麼，她那幽雅的音容，彷彿將我的意識的全部給佔領著，無論是在家中，是在學校，就是在聽那嚴厲的K老師講國文的時候，我也會想起伊的婀娜的身軀，成熟的蘋果似的雙頰，大而放光的瞳子……。

最令我感到無限的趣味的，是伊的名字，每一個字都能使我咀嚼，使我尋味。無論讀什麼書籍，都希望能在其中發見伊的名字。如果我所讀的是詩詞，那麼遇到詠梅的時節，必定要再三地吟哦欣賞。我最喜悅的是朱希真的一首洞仙歌：

『何人不愛，是江梅紅綻！雪夜空空凍雲晚。照清溪綽約，粉艷先春，包絳萼姑射冰肌自暖。上林花萬品，都借風流，國色天香任欣羨。共素娥青女，一笑相逢，人不見悄悄霜宮月殿。想乘雲長在玉皇前，粲蕊少佩明鑰，侍清都燕。』

我以為梅花的孤高的標格，固然可以象徵她的超逸的人格，但一般的梅花，却又太素淡了些，這秀艷的紅梅，更近似她的嬌憨清芳的體態。

我對於梅花確乎感有異樣的興趣了。房內挂了四張梅花的條幅，這是本來懸在外面客廳裡的；我特意向父親索取了來。筆架改用了一個刻有「吟到梅花句亦香」的，墨盒，信箋，都選用印有梅花花紋的……甚至在幾床棉被之中，我也特別喜用綠色的，識有梅花的一床。

這一年冬天，更格外位置兩盆梅花在我的房間內。聞聞那幽韻的暗香，賞賞那秀艷的花葩，似乎她的瑩潔的雙眸在閃爍，嬌美的雙頰在微笑。啊啊，一切的一切，足以使我陶醉的一切，都有伊的聖潔的光波動著在嚙。

在街上或是在家中我也常有會見伊的時節，然而只要一瞥見她的婀娜的情影，我的心頭就會怦怦地跳躍。自家感到自家的卑劣和猥瑣，不要說交談，就是正視她一眼的勇氣都消失了。偷偷地，偷偷地由眼角斜視一下，隨即做出漫不經意的態度向前走去，這便是我對於伊所能僅有的愛慕的表示了。

十二月十日是M女校的成立四周年紀念日，特地組織了一個游藝會來表示慶祝，我由妹妹處聽到這個消息時，我的脆弱的心靈便已感到無名的悸動；聽說還有梅雲的鋼琴獨奏和跳舞時，便愈加悸動得劇烈起來。——我是何等地期冀這個

日期的到來呵！

由妹妹處得到一張入場券，沒有打七下鐘我便到M女校去了；游藝會是預定九點鐘才開幕的。我到場的辰光，只有三五個無聊的人，坐在前一二排互相談笑著，此外則只有一排排的長椅和台上的偉大的杏黃色的綢幕，沉默的相對著在。

我也在第一排覓了一個適宜的座位坐下了，心內只是懸懸地不能平靜下來。手裏持著一張游藝會的節目表，然而看了許久，還不能明瞭，只是看見梅雲……跳舞……鋼琴……獨奏……幾個不相連貫的單字在我面前跳躍。

我好像包藏在飄渺的夢境中似的，感到無限的惆恍，迷離……。

八點半鐘人已經陸續地到來，將這寥闊之會場充實了。在敲九點的聲中，便扯起了那杏黃色的幔帳。

第一節的魔術，第二節的舞劍都在我的不注意中消失了，第三節便是梅雲的鋼琴獨奏。我一見她的娉婷的身軀由台內珊珊地移到台前，我的血管便忽爾燃燒

起來了。

她琤琮地奏起鋼琴來了。我的意識也同時在幻想的平原中馳騁起來，我幻想著在一個月白風清之夜，只有我和她二人相對在一間閨閣的沉默裏。她幽韻地按著鋼琴，我在旁靜靜地領會她的佳奏，愛之流由她的指尖達到我的耳鼓，心弦在深深地共鳴著。——我對於我的幻想感到滿足，欣慰。

但是不久，因為她的琴聲愈加抑揚悅耳的緣故，我就由幻想被喚到現實的情境中，我的精神的全部都被她的琴音拘引住了。啊，那幽韻的琴聲，那似乎有天上的仙靈在其中浮泛著的琴聲！

她的鋼琴獨奏終了後，只間隔兩個節目，便又是她的跳舞了。啊，可愛的多才多藝的梅雲！

我曾經欣賞過歐美盛名的優人，我國華貴的士女們的跳舞，他們雖說是對於這一道有專誠的研究的，但是怎能有梅雲的跳舞的優美動人呢？我曾經誦讀過古

今中外的詩人歌詠美人跳舞的詞曲文字，但是何嘗有一字一句，配得上贈給梅雲呢？她穿的是一身素白色的舞裳，披著藕合色的輕紗，依稀是天上的綽約的仙子；她婉孌的隨著琴韻進退舞蹈，我覺著是置身在月宮的清輝中，見嫦娥們冉冉地在雲端作霓裳羽衣舞。

想到那美妙的跳舞的姿態，我真自慚我沒有詩人的優越的稟賦，不能將她表現出來。啊啊，她的舞態的翩躚，直是妙到不可名狀了。她的靈活的心情，她的栩栩的舞態，和那抑揚頓挫的琴聲，合成了天然的諧調。在她的舞蹈中，有她的內的生命的流動，有自然的節奏的音調，有聖潔的光輝在閃爍照耀。

是有意呢，是無意呢，還是我的自負呢？我覺得她的靈活的眼風時常向我放射過來。啊啊，我真優越，我真優越，我比世上一切榮譽的人們還要優越喲！在她的瑩潔的目光中，我可以讀到她的愛我的文字，可以得到她的憐憫我的同情。她愛我了喲，她愛我了喲。一切一切都在我的意識中消失了，我超脫了一切人世

問的苦惱和煩悶，只是細細地領會著她那神秘的眼風。我怎麼不在這一剎那間死去了呢？

全場的人們都在興奮地鼓掌了，當她跳舞終止的時候。我以為他們似乎是在向我讚美和慶祝呢，覺得很愉快。如果其中有一個敢公然詆毀她的歌舞，說是不盡美的時候，我一定和他決鬥。——然而一剎那之後，我忽然又覺得他們的熱烈的掌聲，也確是很無味的了。天上的神曲，又豈是人間一般的庸衆所能了解的呢？

底下還有什麼電影，新戲等等節目，我自然沒有心緒往下靜看了，立即從囂然的會場中走了出來。

當我坐著車子，一步步離遠了M女校的繁華的會場中的時節，真彷彿從一個迷失的甜夢中清醒過來似的。啊啊，那幽雅的琴聲，活潑的跳舞，神秘的眼風：

自從跳舞會歸來之後，我的煩悶的心思，真不是可以用言語表現出來的。每一秒鐘我都在懷想她的歌聲，她的舞態。她的神秘的眼風，是否愛我的象徵呢？我決計要用書面將我內在的情思，都一一向她訴說。當我忙碌了幾晚，將我的熱情，近似地由筆端移到紙上時，我覺得她已經了解我的苦悶似的，得到不可名狀的慰安。

記得是一個星期六的午後，梅雲到我的家中來了，我連忙懷著我的書信，和我的不安定的心，一道走向我妹妹的房間去。恰好妹妹到別的地方去取一些物事去了；只有她一人坐在沙發上，拿著一本小說，在默默地閱讀。

我用幻想裡的腳，輕輕走進房門，她因為聽見了足步聲，不覺將書本放下，用了懷疑的目光，輕輕瞥了一瞥，但一見到是我，便不由自主地，嬌羞著向我點了一點頭。卑怯的我，那時反說不出一句話來了，只於將我寫就的書信，遞將過

去。她默誦了一遍！臉上不由生出兩朵處女特有的嬌豔的紅暈來，牠用蘊藏著真摯的愛情的眼流，向我看了幾看，她雖然沒有明白表示出她的愛情來，但是我的第六官早已感覺到了。我便坐在她的身旁，執住她的雙手向她說：

『梅雲！我信上說的，只是我愛情的糟粕，我的熱烈的情感，是怎麼也不能用言語表現出來的喲！』

那時，她雖然沒有回答，但是由她的掌心傳達到我的掌心的一股跳動的熱意，已經代她說了；

『我也是一樣的呀！』

……我幻想到這裏，不由向屋內顧盼了一下。一見她看書時那種天真無邪，優美靜默的神情，我立刻起了一種悔過的心思：

——像她這樣純潔的女郎，豈是儉俗的你，所可妄想的呢？

一半也是爲了我的畏蕙心。她若見信後加以拒絕，我的將來的希望不全消失

了麼？

——幸福到來的機會，還沒有成熟，不要太冒昧了！

我就這樣惘然地回到我自家的房內。

我雖說是F省的人，却自幼便隨著父母客居在北京，妹妹更是在北京生長大的。遠居在幾千里外的七十多歲的祖父母，屢次有信來催我們一同回去，但都因為種種的緣故不能實現。這一年祖父的來信更頻繁了，說是無論如何，父親和我總要回去一次，過了年再來。我回里去的時節，已是舊歷的歲暮，住了一個多月，再回到北京時，這偉大的古都，早為春色所佔領了。就在我回到北京這一天，便由妹妹處得到一個極不幸的消息。她說，梅雲的父親新近在浙江得到一個比較優越的位置，她們全家都隨了同去，恐怕暫時不會到北京來了。唉唉，對於正在

深戀着梅雲的我，這是一個何等劇烈的打擊呀！

當時除了靜默而外自然沒有什麼表示，但是等到晚間，上床以後，無上的悲哀和苦悶一齊向我襲來。我獨自不覺靜靜地哭了起來。

我和梅雲間的命運，像是在河中飄蕩的浮萍，無端地被風吹聚，又無端地匆匆被風吹散了。然而爲靈長動物的人類之一的我，又怎能和沒有意識的浮萍一樣漠然呢？啊啊，這悲哀的源泉的別離喲！

我要和伊永別了喲！我要和我的摯愛的梅雲永別了喲！深夜中，這些個觀念，只是不絕地在我意識中湧溢，心內似攪割般的酸楚。當我的興奮達到最高潮的時候，我真以爲還是自殺了好吧！但是意志薄弱的我，又怎麼能有這等的勇氣呢？想起了父母，想起了妹妹，想起了說不定還會有和梅雲相會的機運，——我又決定苟活下去了。

一半固由於我的自卑性，一半也由於吃人的禮教的男女的界限太嚴，所以我

雖熱烈地戀着梅雲，却連交談一句話的幸運都沒有。在梅雲的心中絕不曉得有一個如此熱愛着她的人罷，她絕不了解在我的沉默中蘊藏着無限的深情罷。我詛咒我自家的自卑性，我詛咒舊式的禮教……。

寫來似乎不少了，然而當時的繁複的悲哀的心情，又豈是事過境遷的現在的我，所能追求的呢？

在我的悲哀煩悶的氛圍裏，春光已經逐漸老去了，不覺又是初夏的氣候。隨從着夏天有一種不安寧的心情同時向我襲來，使我感到無名的焦躁和煩悶。怎樣才能充滿了我的內部生活的空隙呢？

我的心境的確又有劇烈的變遷了。在往昔我雖然狂戀着梅雲，但是我敢自誓我敢以我的一切和一切作誓，天知道，我是沒有一些肉的觀念和要求攔雜在裏

面的。我崇拜她比基督教徒的信仰上帝的意志還要純潔些。我認爲她是崇高不可褻瀆的神靈。然而於今呢，在街上看見發育成熟的少女，就會無端地面熱心跳起來。我起了一種不可遏止的慾念了，我想佔有她們，我想佔有她們，我想在她們的嬌艷的雙頰上狂吻……。

我雖然這麼渴慕着異性，然而同時也痛恨起她們來了，我罵她們是偽善者，我罵她們是二重人格的人。當男人們凝視她們的時候，都做出莊嚴的態度，做出比那無慾的清教徒還要崇高的態度。其實呢，她們的嫵娜的腰圍，正期待着一個熱烈的擁抱罷，她們的豐滿的雙頰，正渴望着一個甜密的長吻罷……啊啊，女人真是被動的。

（現在我要虔誠地請求女士們恕我當時的狂妄吧。我自家都要吃驚，我何以會發生這種卑劣的思想呢？應該是魔鬼在佔有我的心靈吧！）

夜深人靜，意識回復之後，我的良心也會苛責起我自家來。

——你這道德心喪亡的惡徒喲！你忘記了女性是純潔的嗎？你敢任意侮辱她們的人格嗎？像你這樣神經顛倒的惡徒，還不如死去了的好吧！

但是不久，神經便又昏亂起來了，不可遏止的慾流便又浮上我的心頭。

就我愛讀的書籍方面，也可觀察出我的心理的變態來。從先我是最愛好謳歌自然的清澹一流的作品，小說中也特別欣賞冰心女士的文字；而今呢，却異乎尋常地讚美起郁達夫的沉淪來了。沉淪我從先也是讀過的，但是讀不上兩頁，就會昏然欲睡，一些也不能引起我的興趣。於今却可以再三諷誦，津津有味地稱道着。這也許是所謂偏愛價值罷！是的，沉淪的主人翁的哀聲，的確引起我靈魂深處的共鳴了，啊啊，他的愛的追求的失望，他的不得已的頹廢的生活，他的可憐的命運，他的比我還要可憐的命運……

就在我這種不安寧的心情中，我居然由中學畢業，而致入北京的XX大學了。在不知道內幕的人，一定會驚異這是一個奇蹟，其實在光怪陸離的中國，這種

事是絲毫不出奇的。

北京的大學生十個之中，有九個都似乎是一個浪漫小說的主人翁，整日價都在花天酒地中過活的。課可以不上，牌却不可以不打，書可以不買，窩子却不可以不逛的。正在渴慕着異性的我，正在感到無上的煩悶的我，突然插足在這麼一個奇異的社會中，怎麼能不與之同化呢？

開始我的頹廢的生活的那一天，似乎也是一個重陽吧。在一個薄醉的晚上，不勞朋友們再三的敦勸，我便也隨着他們一同墮落下去了。我的墮落的主因，自然是爲滿足我的性的要求；但是逐漸地却變爲對於那可憐的女性，那爲貧困所迫不惜將她們的寶貴的愛情零星出售的女性的憐憫了。

中國妓女們的確是最可憐憫的，她們爲取得狎客囊中的金錢，來滿足惡鴉們的無底的慾望，自然要貢獻給狎客們許多媚詞，其實她們造作出來的情話，又何曾滿足對手方的要求呢？又何曾有一句話能搔着癢處呢？聽說有一個人曾經自己

編就許多甜密的話，教給他要好的妓女，告訴她什麼時候應當說什麼話，什麼時候應當說什麼話，——然而那可憐的女性還是時常說顛倒了。唉唉，真是蠢笨的東西！

不久，我已經對於我的頹廢生活厭倦了！

去年一個冬天的晚上，我同幾個朋友從陝西巷一家班子出來，差不多已經有十一點了。我已經默認這是我的頹廢生活的最後一次，我決定要將這種生活告一個結束了。想起要和近來跑熟了的胡同永久告別，不知怎麼也會起了一些淡淡的悽然之感。

本來互相道了別，已經可以回去了，但是有一位朋友却還餘興勃勃地說時候還早，要再走一家。回去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的我，心想總之是最後一次了，措措油，談談天，再和這些可憐的女性交際一次也好。便也無可無不可地答應了他。

從陝西巷又跑到韓家潭，在電燈輝煌的妓院的房子裏又見起客來了。

『……艷雪……』

聽着妓院的龜奴報道這個名字，並且看見一個嬌小的女性的肉體逐漸移近我們時，久已寬弛的我的神經，又緊張起來了。

——啊啊，卵形的面龐，靈活眸子，婀娜的腰肢，不是我久別的梅雲麼？
她……

不再作一度的思考我便招呼了艷雪。直到坐在她的房子裏，才發覺我自家觀察的謬誤。她的確不是梅雲，今年才只十五歲，比梅雲小有兩歲，自然要略為矮小些，然而她的面目的輪廓，却異常和梅雲近似。如果說她們是同母的姊妹，恐怕沒有人敢不相信的。

我的將熄的對於梅雲的愛情的火焰，又燃燒起來了，我的要告結束的頹廢生活，又延續下去了。自從招呼艷雪之後，至多間隔一天，總要去一次。我以她作為我的愛的對象，梅雲的化身，我將久蓄在靈魂深處，預備向梅雲訴說的癡情話

，都幽幽地向艷雪訴說了。我說她是我人生之花的甘露，我說她是我黑暗的前途的明星，我說她可以做我永久的伴侶……。

然而她和梅雲究竟不相同的。我的熱烈地戀着梅雲，固然也由於她的秀麗的姿色，然而大半却因為她的嬌憨活潑的態度，聰穎優美的學識，這都是我常由妹妹處聽到的。艷雪呢，却正所謂妍皮而裏癢骨，什麼都靜默茫然的。當我誠懇地說了我的情話之後，她所給我的迴響有什麼呢？只有沉默，沉默……。

『你認識字麼，艷雪？』我問。她默然搖一搖頭。

『那麼我教給你好麼？』

『不，我沒有那個福氣，認識字作什麼？我不願意。』

我以熱忱換得了冷淡，這是何等的難堪呢？——她也不是故意地淡漠待我，她的秉性如此，那又有什麼法子呢？

有一天，不知怎樣她忽而懷疑地向我問：

『你這個人真是很規矩的麼？』

『……』爲她的奇異的問語吃驚住的我，只有下意識地點一點頭。

『那你怎麼懂得逛窯子呢？』

聽了她的問話，我的血管都岌岌乎冰結住了。現在就我的自負心想來，她或者特別重視我，才這麼問我的。但當時却以爲她也在蔑視我了！

——唉唉，她都在看不起我了，她都在嘲笑我了。在腦筋簡單的她以爲逛胡同的人都是不道德的。不規矩的。她怎麼能了解我的苦衷呢？

如果我的意志能堅強一點，我一定要向她說：

『艷雪噲！你知道麼？在青年男女們的心目中，總希望得到合乎他的理想的異性，做他的永久的伴侶，同心一體去做那人生途程的旅行的。然而像我這樣怯弱的人，怎麼能得到我的理想的愛人呢？無可奈何我才想在妓院中滿足我的性的要求。我雖然在妓院中浪跡，我而我敢自信我的心靈是純潔的。我對你的態度也

自信是無邪的！我決不視你作玩物，我是將你作我的理想的愛人似的看待。啊啊，艷雪！你可能了解我的內心的煩悶麼？』

我知道說出之後，她也是不會了解的。默然地坐了一忽就從艷雪處出來。我決定結束我的頹廢生活了，似乎有一塊隱痛塞在我的心中，無法取出似的。

——別了，艷雪！別了妓院中的姑娘們！

本欲在妓院中以金錢取得些愛情，來陶醉那空虛的心靈的我，又失敗了。想起我自家的不幸的命運來，真比較那不幸的維特少年還要不幸些。可憐的維特雖然因為愛情犧牲了他的生命，然而他究竟得到夏綠蒂姑娘的傾心的愛慕，而且在佢們之中，曾經有過熱烈的擁抱和結吻，而我呢，沒有得到愛人的一個字的慰安。轉瞬我的華年，逝水般流去。我所得到的，除了空虛而外，還有什麼呢？唉唉，如果有一個女人能夠竭誠地愛我，那麼我為她死去都可以。不，如果她能矯飾得逼真，那末，她的愛情就是虛偽的，我也是願意承受的喲！

回想起來，從我初次邂逅梅雲的重陽到今天，雖只區區三年的歲月，然而這三年之中，我的心情變遷，真是異常的劇烈。我的肉體的童貞雖然仍舊存在，但是我的精神的愛情，却已經施與得很凌亂了吧。如果我能再遇見梅雲的時候，我可還有愛她的資格呢？

梅雲的近況何如呢？是已做了人之妻，人之母，還是同我一樣在愛情的程途中躑躅著呢？天不要使煩惱來縈繞她的天真無邪的心靈吧！啊啊，造物者喲！她的一切的苦惱和煩悶，都賜給了我吧！在厚載著苦悶的我的心靈，決不會因為增加這一點擔負而更感到沉重呵！

最後，我願虔誠地跪在聖母馬麗亞的靈前代她祝福。願聖母馬麗亞的聖潔的光，永久，永久，永久地照臨着我的可愛的梅雲！

窮途

一

暑氣漸漸地消退，處處蟬鳴的炎夏，又不覺換作蛩聲唧唧的初秋了。學校內雖說已經開學，但是自家因為學費還沒有繳去的緣故，只好仍舊悶守在會館裏面。

近來的我的窘狀，要訴說起來，真是一言難盡。因為在戰事期中，匯兌不便，故鄉差不多有兩個月沒有寄錢來；幾件值錢一點的衣服器用，也都當賣盡了。不要說歡樂的場所，沒有機會去，就是每星期買一兩本小說來看看的錢都無從籌措了，這一兩天更窘迫得利害，長班時常跑來說，飯賬欠得太多，賠墊不起，如果再不付錢，就要停止火食了。唉唉，一向揮霍慣了的我，怎麼曉得金錢的需要，是如此地急切呢？

會館樣面雖然也有幾個知己的同鄉，但是他們的經濟狀況，也是和我同樣的。聚在一起時，談來譚去，總不外乎這幾句話：

『怎麼家裡這向還沒有寄錢來呢！』

『我這幾天真是煩悶死了！』

『學校已經開學幾天了，我們的學費還沒有繳。』

『學校的事，倒不打緊，只是這生活怎麼維持呢？』

『長班要錢的面孔，冷冰冰的真叫人難堪。』

『論學問，論道德，我們都不是國內最不堪的，何以我們偏會受窘到如此地走呢？何以一般目不識丁的蠢物，反能居大位，擁臬比呢？』

『現在的社會，有什麼道理可講！』

『……………』

我們幾個人聚在一起，原想是互相安慰的，但是結果不唯自家感傷的情懷，不能除却，反更加替別人加倍地惆悵起來了。只好各人守着自家的房子，愁緒還輕減些。

除却一些殘缺不完的知識之外，別無所有的我，本想寫一兩篇文章，騙取幾文稿費來用用的。雖說詩窮而後工，文學是苦悶的象徵，但是近日我的思想，只是不能統一，一點像樣的東西，也寫不出來。所以我的希望得稿費維持生活的計劃，還不是和在地上畫餅來充饑，一樣是夢想麼？

今天下午，將我僅有的一支香烟吸了幾口之後，我的思想才略微統一了一些。

——我近來雖然這樣窮困，不過只要家中寄的錢一到，就可以從窮困中，解放過來了。所以現在的窮困還只是暫時的。但是，但是幾年後，在大學畢業，要到社會上去騙飯喫時，自問像我這樣似有若無的學問，不合時宜的秉性，可能在社會上謀得一個位置麼？不要說還要供給妻子，連維持自家生活的本領也是沒有的。——將來的事，何必提起！多病的我的虛弱的身體，能夠活到幾時，還是一個疑問呢！只是最近的將來的生活，怎生敷衍下去呢……

我正想到這裡，忽然記起幾位從前常在一起歡樂的朋友來。在這無可奈何的時候，還不如找他們去借幾個錢來用吧。想來想去，也只有這一線的希冀了。

我用梳子將我久未整理的長髮，整理了一忽，才將一件嗶嘰的長衫，穿了起來。這件嗶嘰長衫，要說是我唯一的貴重的財產了。因為袍面上有幾塊油漬，當

不起價錢，又是現在應時的衣服，所以還沒有送入當店，請他們代為保管。

正要出發的時候，才想起名片還沒有帶上一張。在凌亂的抽屜內，搜尋了一忽，又在一個小扁竹箱內翻翻，才在箱角上找出兩張烏黑的名片來。

看見這兩張的名片，我的心中又起了一層愁思。原來這兩張名片還是在前兩年我紙迷金醉的辰光印就的，我從先第一次送些物事給我的一位愛人時就是隨同這樣的名片一道送去。現在這張區區的名片，在她雖是決不會保存了，不過我總以為曾經過美人的青睞的，別有一番意義。唉唉，同是一樣的名片，但是回想起來，却不料這名片的主人的心境遇，却會有如此的變遷差異呀！

二

到了那幾個朋友的住所之後，看見他們血色充潤的面孔，還是依然，他們高談闊論的態度，也是仍舊，在心身交敵的我看來，怎能不自慚形穢呢？難為他們

還是一樣地歡迎我，更使我無名的愧慙。

談了幾句門面話之後，他們又談起逛胡同的事來了。

『老X，這幾天到胡同裏面去了沒有？』

聽了這句問話之後，我本來就想同他們說：

『唉唉，不要提起，近來連吃飯的錢都沒有的我，那裏還有閒錢去買笑呢

？』

但是自負心很重的我，還不願意就將我的窘狀顯露出來。止於微微地搖了一搖頭。

『你的老五聽說想你得很呢！』

『老五近來真是愈發漂亮活潑了！』

『人家都說你是老五最要好的客人呢！』

『真的，老五的阿姨和老二都這麼說——也難怪，想你這樣又年輕又漂亮的

客人，胡同裏面誰不歡迎呢？」

『你再不去，她又要說你「耐格個人，真正嚙不良心格」了！』

如果在從先我囊中充裕的時候，聽了他們這個一句，那個一句的誘惑的話語，我的慾念，一定會燃熾起來，一定又會隨他們去胡鬧去了。但是正處窘鄉的我，如何提得起興致來呢！那裏還有金錢從事於這種享樂呢！

我等他們的談論中止的時候，才吞吞吐吐地訴說出我的來意。

『近來我真窘得不堪，會館的火食錢，都已無法付給了。我今天是來向你們借幾個錢用用的。』

他們起初還以為我在說笑，後來我又再說了一遍。他們的春日的和風似的面孔，不覺漸漸地收斂，等我話已說完，他們的容顏，已比三冬的嚴冰，還更富於寒意了。

『要用多少？』一位最稔熟的Y君這們問。

『二十塊——等我錢到了，立刻可以奉還的。』

『啊呀，這兩天我也真窘急得很，正想和朋友們借幾個錢用用呢！』聽到這裡我以為一定絕望了，我真後悔，不該太冒失，白白將面子丟掉。然而還好，他躊躇了一忽，又接下去說：『我們老朋友，沒有不幫忙的，多了沒有，你先拿兩塊錢去用好了。還不還，倒不吃緊的。』

他說完之後，便從皮包內，在一疊鈔票中，檢了兩張一塊錢的票子遞了過來。是接了過來，還是謝絕了呢？這區區的兩塊錢在平日還不够我在胡同一刻的化費，但是在現時，這兩塊錢的效用，至少也可以說是和平日的二十塊是等量的。如果再謝絕了時，連一塊錢也沒有借到的所在了。難為他不忘當日的友誼，還肯借兩塊錢給我，我岌岌乎感激得流出淚來。一面接了錢，一面又說了許多感謝的話，才告辭出來。

從Y君那裡，回到我的會館，必要從城南游藝園的門前經過的。是否就因為這兩塊錢的緣故呢，我的已熄的歡樂之情，又重復燃燒起來了。

——這區區的兩塊錢，不要說繳納學費不敷，就是拿來應付長班也是不敷的，那麼還是先進去享樂享樂好了。好在只要兩毛錢的門票，就可以進去。誰曉得今天晚上不會有錢寄到呢？並且近來常為憂悶縈繞的我，進去快樂快樂，也許可以使我的心靈舒展一點，說不定還可以做出一兩篇文章，騙一兩文稿費用呢！我這麼自暴自棄地想了一想，便決定到游藝園裡去歡樂一忽了。

我往常到游藝園裡，總是顧盼自雄地坐在包廂裏面的，但是今天就是將我的全部財產全行用去，也不夠包一個廂位，只好擠在散座內張望張望。不過今天早晨的我，又何嘗敢作到游藝園的梦想呢！

台上正演的是馬前潑水，唱到朱翁子的妻子下堂求去，翁子還戀戀不捨的時候。啊啊，人到命運乖離，床頭金盡的辰光，就是最親愛的妻子也會背叛你，何況朋友，何況其他！

『啊啊！』眼淚在我的眼眶內旋轉，我不禁喊出聲來。左右的觀客，本來正在驚異我的落拓的形景，聽了我的呼聲，更一齊用蔑視的眼光，向我放射。

我為他們的厭惡的空氣，厭迫不過了，便拖了雙足，從戲場出來。

戲場外面，雖不及裡面繁囂，但也絡繹有穿着妖嬈的女人來往。這些為脂粉綢緞裝飾着的美麗的生物，也曾引起我三分注意。

——她們的外表雖然這樣秀美艷麗，但裏面所包藏的，還不是一團團的茅草？又何嘗有一個女人能識士憐貧呢？罷了罷了，不要將我這寒峻的像貌，做他們憎厭嘲笑的對象了吧！

我想到此地，便不由地信步走到園內臨水的一棟小亭中了。這時正是下午七

點鐘的光景，秋天的太陽雖還沒有完全落下，但也已遙遙地斜掛在西方的遠樹上了。我由亭上向南望去，正看見籠罩在蒼茫的暮靄裡的先農壇的巍然的鐘樓，參天的古柏。不時更有三五噪晚的歸鴉，在那裏盤旋飛舞。我一邊領略着這黃昏的情調，一邊聽着遠遠送來的歌舞的諧音，一種靜默幽美的情緒，佔領了我的全身，不料這繁囂的游藝園，也會蓄有這般豐富的詩的生命。

四

我獨自冷清清地在亭內坐了許久，覺得天空已由朦朧漸漸變為一色的黑闇了。不知怎麼，我的腹內，忽而異樣飢餓起來。一半因為怕回去看那長班的鬼臉，一半也是方才在園門外發生的自暴自棄的思想，在我的意識中作祟，不再等第二次的回想，便決定在園內的飯館內吃了飯再回去了。

一個人坐在飯館裡叫了兩樣菜，一壺酒在緩緩地獨酌着。如果在往常生活平

定時，這種清雅的情趣，的確是值得玩味的，但是近來常爲憂傷窘迫所拘引的我的神經，不消說是不能被這淡淡的酒味所麻醉的了。這飯館本來是鄰接着舊戲場的。聽聽那喧天噪雜的鑼鼓聲，靡靡不振的胡琴聲，夾雜着清脆嘹亮的歌聲，同時送來，都使我的心愈加感到浮燥不寧。不要說往日徵歌選舞時的興致沒有，就是方纔在亭中聽聽順風送來的歌聲的一種靜默的心情，也怎麼都不能回復了。同是一樣的歌聲不料因爲聽者的立場不同，竟會生出如許的差異來。

正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一縷女人特有的肉的暗香，隨同強烈的香水的氣息，一道向我的鼻觀襲來，同時一個纖麗窈窕的十八九歲的妙齡的女郎的清影，在我眼前閃了一閃。我的心頭不禁怦怦地狂跳起來，我覺得她的體態很像我從前傾倒過的一個女性。正待仔細欣賞一下時，她已由我面前走過了，就這匆匆的一瞥看來，她的卵形的面孔，鮮紅的嘴唇，和那嫵婷的身段，都很近似我從先的愛人。

我一邊領略她的婀娜的背影，一邊懷想我已往的柔情，正在神馳的時節，突

然覺得有什麼人在狠狠地向我注視，我一凝神，才曉得在這個女人的後面，還有一個面團團的四十多歲的商人風的男子，一手挾着一件玄色的斗篷，一手提着一副女人用的錢袋，緊緊地隨在她的後面。他看見我呆呆地注視那個女人，不由地含著妬意向我怒目而視了一眼。

——這個男人難道說和她是一對配偶麼？就年齡看來，他雖然已經很可以做他的父執了，但是就他和她的親懣獻媚的態度看來，那麼我的猜想一定不會錯誤。可惜這樣美好的女子，竟被這樣的俗物蹂躪摧殘了，天下煞風景的事體，還有甚於此者麼？不，不，我的思想太超於現實的情景了。看他的舉止，不是居高位的顯宦，也是有多金的巨賈。只要他有多量的金錢，這些美麗的少女們，還不忠誠地將她們的處女的珍寶獻上麼？我雖然代她惋惜，也許她正對她的生活感到滿足呢。啊啊，金錢真是可寶貴的東西！愛情的迷宮，是完全建築在金錢的地基上面的。如果請一位化學家將愛情的成分分析一下，那麼，除了金錢，恐怕只有零

了。什麼人才品貌，都只是小說家騙人的話頭罷了！

——她雖然不見得就是我從先的愛人，但是他倆的命運也許很相像的。她也一定宛轉屈服在金錢的威權之下了。她一定將給我吻過的紅唇，又給別人狂吻了；她一定將給我擁抱過的溫軟的肉體，給別人擁抱了，她一定將獻媚我的情話一一地向別人訴說了；她一定將我遲疑未忍摧傷的處子的貞芳，也向別人售出了……。

——啊啊，金錢呀金錢，如果我一息尚存，總是要向你復讐的。

不知那裡來的一縷感傷的情緒，將我的全部的心靈征服了。我的眼睛酸熱起來，左右的物事。都覺得朦朧闇淡了，好似在朝霧中望去的一切。不由自主地一連飲了幾杯酒，漸漸有了醉意。

我這餐晚飯吃完，已經差不多有十點鐘了。

『多少錢？』

『一塊二毛六，小帳加一，一塊二毛八。』

聽見夥計的答語，我的酒不覺嚇醒，我方才麻醉了的神經，又清晰轉來。我從Y君處借來的兩元錢，除却兩角門票錢，本來只有一元八角錢。現在再付去一元四角的飯帳，只剩得四角錢了。我用手緊緊地把持我的四角錢，我的全部財產，走出了飯館。一個當前的問題湧現在我的意識中：

——今後的生活，怎麼維持下去呢？

旅 夢

一

正是一個殘冬將盡的時節的黃昏，因為天氣過於寒冷的緣故，在距離奉先縣幾十里路的一個村落的外面，一眼望去，不但沒有作溜冰遊戲的頑童們，就是來往的旅客，也稀少得很。只有一聲兩聲北風吹動白楊枯枝的聲音，來增加這冬日

的黃昏的寂寞嚴肅的空氣。在這靜默的狀態中，遠方的枯木的叢中，忽然現出一個纖長的黑影來。等到他漸漸走近了，我們立刻可以見到一個衰頹的老人的身軀。他的鰲黑瘦削的面孔，愈加襯出他的顴骨和雙睛的突露來。他的額端緊疊著的縐紋，和那久不整理的虬結的鬚鬚，都似乎蘊藏著他過去的無名的傷心和苦痛的餘痕。他穿著的一件黑色的敝舊的棉袍，雖說是他自家的衣服，但是因為他近來更加瘦損衰弱的緣故，很像是從一位比他胖到一倍的人，借來穿著的一樣。如果不看見他緩緩地踏著積雪，沙沙地向前走來，真令人疑到是個因為凍餓而死的年老的游丐。誰也不曉得這個憔悴的老人，就是名震一時的詩家杜甫。

在十幾年前，杜甫也是由這一條道路。懷著一腔救國救民的壯志，到長安去應進士的考試，但是賦性愚直的他，不曉得向考官獻媚進賄，就落第流落在長安了。五年前他曾進獻了一篇雕賦，給天寶皇帝，鎮日酬應在江采蘋，楊玉環之間的天寶皇帝，自然不會理他；直到第二年又獻了一篇三大禮賦，才使他待制集賢

院。但是不久，他自然又在天子的意識中消滅了，仍然是衣食不完地在天不易居的長安落拓。

『這一頂儒冠，真誤盡我們的終身了。可憐我們過人的才情，過人的志趣，只落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什麼姦雄惡少，倒可以貴爲王侯。凍死在路傍的餓殍，不是目不識丁的紈袴兒，却是耗盡了他們的精神勞力來供養這些富家兒的農民百姓。唉唉，這才是人生至此，天道寧論呢！』他瘡疾初愈的時候，在他學生王倚的家中，不禁信口道出他的憤激牢騷來了。

『我們不值一錢的文人，和既貧且賤的小民，還不是應該如此？』

『……………』

『啊啊，老師今天的顏色很不好，莫非病還沒有平復麼？學生今天隨便預備幾樣粗菜，就請老師在此地吃過飯再回去吧。』王倚因爲看見杜甫病後的氣色很不正，就留他在家裡便飯。可憐的王倚，可憐得和杜甫一樣是無產者的王倚，他

的香梗米還是向市上賒來的；沒有傭婦，只好由他的女人烹調。

『謝謝你！你的菜蔬真美，你的菜蔬真美！這既酸且綠的冬菹，這淨練般的土蘇！這味同金菊，香配綠葵的香梗米！尤其是那鮮美的肉味！啊啊，我真有許久許久沒有嘗過肉味了！……』

許久沒有吃過美肴膳的杜甫，吃了一點肉，就覺得手脚輕鬆。便帶著激越的聲音，高歌起他的一首醉時歌來：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入見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感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與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

，生前相遇且銜盃。』

在長安城中，他得到了無限的漠視和冷遇，斷炊忍饑，都是他的常事。他一半因為被這種苦悶的生活壓迫不過，一半因為想起寄居在奉先縣的他的妻子，他毅然下了到奉先去的決心。東拼西湊些旅費，便冒著風雪向奉先去。

——長安呀長安，現在我要向你別了。這十幾年間，我受你的欺凌和蔑視，已經够了。在最近的將來，我是不會再跟隨著富兒們的肥馬的輕塵，乞求些殘杯冷炙了！但願你能和往日一樣的榮華，一樣的繁盛！無能力者的我，雖然不能向你積極地反抗，但是請你記取，壓力愈大，反抗力總是愈大的呀！

——啊啊，我的可憐的妻子，我真的對不起你們，我真的對不起你們！我真不應當企圖我自家的富貴，遠別你們到長安來的。現在你們的不負責任的丈夫和父親，他因為忍耐不住長安的達官貴人們的欺凌，就要回到你們的跟前，虔誠地請求你們恕宥他已往的罪過了。但是，但是不曉得你們可還健在這人世，聽許他

晉獻他的悔罪的言辭麼？

這兩種詛咒和悔罪的思想，反復縈繞在他的心頭，不覺已經走到一家鄉村的小旅店的門前。他一面固然因為天氣黑闇，不能走路；一面也是恐懼他的家中有什麼不幸的變動，那麼，晚到一天，便可以晚一天曉得（他這種心理，正和他在長安時，怕得到家中的消息的心理一樣），他決定在這旅店中住上一夜，等到明早再趕路了。

二

獨坐在鄉村的旅店中的杜甫，想想他的過去，他的現在，和他的將來，正不曉得有多少愁思，在他的意識中汹涌。

——我寄跡在長安的這十幾年，可曾得到什麼效果麼？說什麼「往時文采動人主」，也不過是我自家欺騙自家的話語罷了，其實在當今的記憶中，何嘗有一

個窮愁潦倒的杜甫呢？

——我在無聊的時候，信筆寫出的幾首詩句，也不過想抒寫我自家的胸臆，本不希望富貴尊榮的人們賞識的。正在得意的他們，不能和我同情，也是難怪；可恨的是他們當面輸心下氣地奉承你是不世出的天才，背面却又譏笑你是不識世務的瘋子。唉唉，如果我也能昧起良心，寫些迎合世人，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文字，我也不至於落拓到這步田地了！

——可憐的是我的女人，在這茫茫的天下中，什麼人不可以嫁得？如果你早嫁給一個身有媚骨，善於鑽營的文士，或者是操着生殺之權的武人，那末你也早珠圍翠繞的作官夫人了。又何至隨我這樣衣食不完的受苦呢？

——啊啊，我的女人，我真對不起你！我不該拋撇了你到長安去考什麼進士，謀什麼官爵的。我真是自私自利的小人，我真是個沒有責任心的丈夫！我爲著我自家的富貴，到長安來，却使你寄居在奉先，家庭的生計，兒女們的教養的重

責，一齊卸在你的肩上，你因為希望我可以飛黃騰達，也就毅然地担任了去。啊，你這幾年來為我而受的辛苦，一定不是可以用言語形容得出來的。如果可以用言語形容得出來的時候，那末，我上次回去時，你也不止於流淚滔滔了。

——……唉唉，已往的事，可以不必重提了。現在我決計回到奉先，藉著耕織，了此餘生。就是受苦我也願意和妻子在一起，我決不再離開他們了！

經過長途的旅程的杜甫，本來精神就很有限，再這麼亂想一忽，愈加覺得頭腦很昏沉了。他想藉著打量屋中的情形，將他心中的愁思減殺一些。

在這一間小小的房子中，擺了一張板床，一張東倒西歪的桌子，和一條窄小的木凳，就沒有餘裕了，因為沒有窗戶的緣故，屋內異常的閉塞，只有一隻閃爍著的臘燭的光輝，是在這黑暗中掙扎著的一線光明。杜甫看了看他自家的影子在牆壁上顫動，又不禁感傷起來。

——啊啊，這闌淡漂渺的影子，不正是我的浮萍般的身世的象徵麼？四海飄

零的我，只有死才是永久的歸宿呢。

神經衰弱的杜甫，這麼想了一想，好像慕然感觸了什麼似的，在他的黧黑蒼老的面龐上，忽而顯出深深的驚意。過去的四十四年中，因為凍餒，因為病苦，使他時常有和死神握手的機會。他雖然常常詛咒這人生的醜惡，但是他終不忍就毅然離去了人世。他時常對人說起他怕他自家會有死在溝壑的時候。

——可憐我若死了，又有誰曉得？又有說報告給我的妻子？

——當我的精神，肉體都埋葬在墳壙裡的時候，我雖然可以擺脫了人生的一切煩惱，但是我的妻兒們又有誰可以倚靠呢？這幾年來，能力薄弱的我，雖說不能充分供給他們，但是還有我的將來，作他們一線的希望，我若死後，他們也一定不能活了。我還死不得呢，我還死不得呢。

不知怎麼，他又忽而想到他青年時代的壯志了。他那時候，因為憤慨貴族的奢華淫佚，和不幸的被壓迫階級的黎民的窮厄，他嘗自比作稷契，他自信能將平

民們從水火中救將出來。現在呢，他才曉得他的理想只是理想，只是不能實現的理想。

——像你這樣連自家妻子生活都不能維持的人，還想救國救民麼？還想自作稷契麼？當日的稷契，可也是貧病交迫，連妻子都不能贍顧的麼？真是太誇誕了，太無恥了！

他這麼自家嘲笑了自家一忽，忽然覺得被嘲笑的雖是他自家，嘲笑他的却彷彿是他的一位同學，一位現在作了高官因而不理會他的同學。他的面孔不由火熱起來。

……他的凌亂的神經，這麼沒有條理的亂想了一忽，又有些暈眩了。他無意識地向桌上的臘燭望了一望，一隻臘燭，只燒剩二寸多光景了。

——時間已經不早了，還是藉著睡眠，將我的昏沉的腦經，休息一下。明天早晨起來，還要趕路呢。

清寒皎潔的明月，方纔在天空中高挂起來的時候，杜甫已走到奉先了。遠遠在月光中顫動的一所茅屋，就是他妻子寄居的所在。他雖然時刻盼望趕到此地，但又恐怕妻兒們已經有了什麼不幸的事情，所以還在遠遠地徘徊著。

還是向前去呢，還是回到長安去呢？他很恐懼他的妻子們，因為凍餓，都已經死去了。那麼到了家中時，所見到的只是幾個縱橫地倒臥著的死屍——而那正是他久別的妻子，啊啊，天下還有比這個更慘痛的事情麼？

——你真是個利己心重的小人！就是妻子死了埋葬的後事，也是你的責任，難道就想避掉了麼？

他這麼想了一想，才鼓起了勇氣，緩緩地拖著一雙疲敗的足，踏著他自家的瘦長的影子，向前走去。他將走到茅屋的門前，正待用手拍門環的時候，又遲疑

起來，已搭上了門板的手，又頹然地放下來了。他忽而想起那次他離却奉先，到長安去的光景。

『你只管放心去好了，家中的事體，都可以由我經營，請你不要掛念。不過得便請你多寫些信來呀！』他的妻含淚向他說。

『那是一定的，我在長安如果謀得事情，立刻叫人來迎接你們的。』

——啊啊，自家在長安多年，到底有什麼成就？怎麼對得起老妻爲你所受的一切的辛苦呢？我就去請罪吧！我就去請罪吧！

他提起了勇氣，向門上拍了幾下，不一忽，門已經開了，從裡面走出一個五六十歲的一個老婦人來。穿著破舊齷齪的衣服，行動艱難的衰弱的老婦人，真像墳墓中的屍骸。

『啊啊，你是誰？……杜家現在搬到什麼地方去了？』一看見這個面生的老夫人，杜甫的血管，幾乎冰結住了。他明知道他的女人，兒子已經死得乾淨

了，他的房屋，才由這個老女人佔領。但是他還不敢這麼痛快說將出來，他還希望他們是搬到別的地方去了。

『我們這裡就是杜家，你找那個？』老婦人也用遲疑的目光，望著落拓歸來的杜甫。

『你就是我的妻麼？』聽了老婦人的聲音，杜甫才辨出這就是他久別的老妻來。『我簡直認不出來了，你何以老到這般光景呢？』

『你就是子美？我也簡直認不出來了。』

不曉得是因為回味起已往的苦痛呢，還是因為意外相逢的過度的驚喜，他們的深陷的眼眶中，都不禁流出幾滴清淚。

他們對泣了一忽，杜甫的妻才說：

『天氣冷得很，我們儘自在外面哭什麼？有什麼話進去再說吧！』

杜甫走進了房裏，看見他的女兒，兒子們都在大土坑上游戲，只有他的大女

兒，在旁邊含笑的看着他們。她的臉上還同上次他回家時所看見的一樣，用炭把眉毛描得有一指闊。

——感謝上天！我們一家雖都受了許多驚恐悲痛，但是徼倖却全生存在世上呢。罷了，罷了，我以後決不再去謀什麼利祿了。能够永遠全家聚守在一起，就是物質上的生活苦痛一點，我也是情願的呢！

他在心裡這麼向上天做了一遍感謝的言辭，便在床角的一隻椅子上坐了下來。

『你們不要儘自玩耍了。你們的爹爹回來了，還不快來見見？』他的老妻這麼說了一句，他的兒女們便都跑了過來，只有他的一個最小的兒子，還坐在床上，用遲疑的目光，凝視著這個外來的不相識的老人。

『啊啊，爹爹，你這回可從長安帶來了什麼好玩的東西麼？』他的大女兒一方面這麼說，一方面使用手去捋他的鬍子。『爹爹的鬍子都蒼白了呢。』……

四

『客官，天不早了。客官不是還要趕路麼，可以起來了呢！』

『唔』杜甫打了一個呵欠，睜開眼來一看，原來還在旅店的屋中，他的面前正站定一個年老的店夥。

『客官，可以起來了。』

『啊，夢，夢……』他用他的深陷的眼睛，半醒半覺地凝視着店夥，兩行清淚，又由他眼眶中流出來了。

釵頭鳳

一

自從春光綠到江陰之後，位置在禹跡寺南邊的沈園裏的游人，便一天比一天衆多起來了。就是近來疏懶成性的陸游，也引起了游春的興致。

75
這一天正是紹興二十五年的暮春三月間，天氣真是清朗得很。看去那蔚藍的

晴空，直比處女的雙睛，還更要瑩潔可愛。在這沉醉的春風裏，看看那嬌艷的桃杏的鮮花，聽聽那清脆的鳥雀的囀語，格外使遊春的男女們的逸興過飛。這一邊領略着江南的春色，一邊說着痴情話的青年男女們，和不修邊幅，落落寡合的陸游，成了一個極端的對照。

——啊啊，你們可羨的青年男女們喲！趁你們青春的熱血還在奔潮的時候，盡量地享樂你們的現在，盡量享樂你們的現在吧！唉唉，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要象我這樣意興闌珊，老大徒傷的時候，再來講愛情可就遲了呀！

看看這些歡樂的青年，使他又回想到他過去的一段傷心的哀史起來，他的止水般的心情，不覺又微微盪漾起些須漣漪，但是不久，他的心又被那自然界的美感所拘引而平靜下來了。他緩緩地將他的纖長的清影，沿着池畔，走到一棟小亭間去。這棟小亭，一面被幾樹桃花掩護住了，一面便臨着池水。如果極目望去，便可以見到對岸的絲絲的垂楊，和在垂楊後面的依稀的房屋。他一個人坐在亭子

中，將身子斜倚着欄杆，孤寂的他，只有水中的倒影，是他唯一的伴侶。風起處，不時有一片兩片的桃花無意地落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彷彿不覺得似的；就他呆定的雙睛看來，他好像在沉思什麼物事的光景。

『花睡柳眠春自懶，誰知我更懶如春！』

他這麼低吟了一句，便將他的目光漸漸移到亭的一架直貫小池的石橋上去。如果我們順着他的目光看去，一定可以見到一個二十八九歲的秀麗的少婦，携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婢，由着石橋向這邊走來。看見這個少婦，陸游的久已弛緩的神經，不覺緊張起來。他很驚異這個少婦何以那麼近似他的從前的一位夫人。等到少婦漸漸走近的時候，看看她的面目，他的猜想，果然証實了。

二

陸遊的從前的夫人，唐琬，本是他的表妹。他的母親，便是她的姑母。他們

自幼在一道玩耍慣了的，長大了時，雖然不能在一道玩了，但是他們的性情學問，都互相了解的，所以聽說他們定了婚約的時候，雖沒有明白表示出來他們的意見，不過他們的內心，都非常歡喜。他們婚娶之後，不消說，夫妻間的感情，自然是非常融洽的了。

每逢四時的名花盛放的時候，或者是秋月皎潔，冬雪繽紛的時候，他們不是在飲酒，便是在聯句。就是在平日，他們的光陰，也都消費在栽培花木，焚香品茗等等的享樂上了。他的母親，她的姑母，時常責備他們說：

『沒有見過出了嫁的人，還是同小姐一樣，坐在閨房中什麼事不管的。整日價飲酒賦詩，真是名士美人呀！』

『人家娶了兒媳，就可以不理閑事享享清福了。那曉得我娶了兒媳，還是一些不能代勞，簡直是一幅美人圖，能看不能用！』

一天傍晚，陸游從外面回來，他看見他的夫人在床前黯然地坐着。兩隻眼睛

，都哭得紅腫了，但是還忍不住傷心，低聲地哭泣。就是陸游回來，她都沒有理會。

『什麼緣故，哭得這樣傷心？——就是老人家教訓一兩句，也何至於這樣痛哭呢？』

聽了他的問話，觸動了她的傷心；他愈如哭泣得厲害起來了。

『有什麼事，可以向我說呀！何至哭得這樣……』

他的問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母親在上房怒罵的聲音，已經聽到了。

『愈過愈不成話了，清清白白的人家，竟會和什麼臭婊子，濫婊子結識起來了。……真正的下流胚子……趁早替我走……』

斷斷續續地聽見他母親的話語，他的心尖不覺狂跳起來，事情的始末，他已經大略曉得了。原來在兩個月以前，他們夫妻一同到杭州去探望一家親戚。他們閑暇的時候，到西子湖中，泛舟漫遊過幾次。在舟中遇見一個名叫湘雲的歌妓，

可憐的湘雲還只有十四五歲的光景，放蕩不羈的陸夫人，竟和她攀談起來。因為她的嬌豔的容華，優游的談吐，和她的天真爛漫，小鳥依人的態度，都令陸夫人摯愛她起來。她很驚異她絲毫沒有一般妓女的傴俗的神情，一定要她嫁給陸游，可以常同她聚首。她們已經商議妥了，陸夫人正要藉個機會向她的姑母說，不料已經先被她曉得了。素來以詩禮持家自命的陸老夫人，自然痛恨她這種浪漫的行為，竟要勒令她回娘家去了。

陸游從他自家房中，到上房去時，正看見他的母親在氣憤憤地罵他的夫人：『誰不曉得我們陸家是詩書門第！……你竟做出這樣傷風敗俗的事來，叫我還有什麼老臉來見人？……你再不識相，明天叫你父親來……趁早替我回去……我不願意看見這樣賢德的媳婦……』

『母親，恕過她這一次吧！……何苦同她一般見識，生這麼大氣？……』
『什麼，恕過一次？這樣的兒媳留在家裏，祖宗牌位會掉下來了。……本來

就不成規矩，成天吃酒做詩，成什麼婦道人家？……除非我一口氣不在，你再接她回來……』

『但是，……但是……母親……』

『但是什麼？……生兒子，養兒子，不靠你享福也罷了！反來幫着媳婦說話！……』

生在理學昌明時代的宋朝的陸游，怎麼也不敢向他母親露出一些反抗的意思來。無可奈何，在第二天同他的夫人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他同他母親說已經送她回娘家了。他想等他母親的怒氣平靜一點再接她回來。

三

一個月以後，他從朋友處到他夫人那裏去，他看見屋門已經由外面鎖上了。神經特別敏銳的陸游，似乎已經預感到有什麼不幸的消息，要降臨在他身上了。

他連忙恭恭敬敬向鄰居一位老人問訊：

『借問一聲，隔壁陸家的人今天全出去了麼？』

『陸家的太太已經被他家的老太太，和唐家的人接去了，聽說房子也退租了呢！』

『哦，哦……』他的全身的器官都似乎失了主宰似的，如果不因爲是在街上的緣故，他的淚珠一定要滾滾地落下來了。他勉強抑持住他流出來的熱淚，和夢游病者似的，迷迷糊糊地在街上走。

——啊啊，母親呀母親！媳婦是爲兒子娶的，自然要娶個和我性情相投的，才能同心一體的生活下去；否則終日伴着一個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的女子，那末這人生還有什麼趣味呢？難得琬妹和我很和諧。上次的事情，雖然是她稍有些不檢點，但是她的心却是和春水般瑩潔的呢！天真的湘雲，雖說是妓女，但是她的體態却沒有半點的輕狂，也難怪琬妹喜愛她呀！

——什麼禮教，什麼道德，原不過什麼理學家說來騙騙人的話頭罷了。其實他們外面說是養心明性的理學家，愈是色情狂的巨子，高唱廉潔不苟的人，做起官來，却更要暴斂苛刻得厲害呢！無論如何，母親一定要將璇妹接回來，定要將他接回來！

在回家的路上，他這樣想了一遍他對母親進說的言辭，他想以生死來向母親力爭。但是等到他回到家裏，看見他母親鐵青的面孔，他方才的思想，好像是天際的孤雲，已不知被春風吹向何處去了。

『你好，你好，當面聽了我的話，說什麼將她已經送回去了，背後却串通起來租小房子！……夫妻兩個串通起來……規規矩矩的人家不做……我們陸家的兒子，就下流到這步田地！』

畢竟是生在理學昌明時代的宋朝的陸游，聽了他母親責罵的話語，不但路上想好的言辭，不敢說將出來，反覺得被威懾得一句答辯的話都沒有了。他遏抑許

久的熱淚，不由斷斷續續地滴下來了。

他的母親本來是很喜歡他們夫妻的，但是因為他的行爲，和素來奉行的名教觀念相抵觸，便不得不這麼獨斷孤行起來。現在看見他落淚，她也覺得她的行爲太使他難堪了，她的慈母愛子的心腸不覺抬起頭來，她用溫和的聲調安慰他說：

『天下的女人多得很哩，何必一定要這個賤人呢！將來再娶二房好了，男子眼淚有黃金，這也值得哭麼？』

可憐素來服從慣了的他，便這麼在他母親的威權底下，屈服下去了。不久，他便聽說琬被她的娘家改嫁給一個姓趙的了，他無奈又另娶了一房妻室。

——啊啊，我的琬妹哟！他生未卜此生休，請你忘記我好了，請你忘記我和你還有這麼一場傷心的哀史好了！但願你的新夫能和我一樣的摯愛，一樣的溫文！你們的厄運，你們的煩悶，全由我負擔去罷！好在飽載着不幸的我的心靈，就是再增加一點負擔，也不會感覺出來的呀！

當他想起他和琬妹的前塵往跡的時候，他總要在他的心裏這麼向她祝福。尤其是見到他這位新夫人，和泥塑的偶像一樣的新夫人，只曉得服從婆婆丈夫，不曉得什麼叫做愛情學問的新夫人的時候，他更加倍地眷念他的琬妹起來。

——啊啊，我的愛情的生命已經死去了，已經完結了！沒有愛情的生活，不過過是一架僵尸，一具枯骨！

四

今天在沈園裏能夠遇見她，實在出他的意外。他的將就熄滅的熱情，不覺又燃熾起來。他想將久蓄在心底的相思的話語，向她說個痛快，他的身軀不由便移動到亭子外面，石橋的旁邊。

『琬妹！』他遲延了許久，才毅然地這麼叫了一聲。琬聽了他的聲音，不覺吃了一驚，用驚疑的目光，向陸游這邊看來。一見到是他，她也說不出是悲是喜了。

，便也回叫了一聲。

『啊啊，游哥！』

他們兩個在橋邊癡立了一忽，陸游便漸漸向亭中走來，她和她的婢女也跟在他們的後面。他們對面坐在亭中，不曉得是什麼緣故，都好像有許多話要說，急切說不出來的光景，並且他不敢抬起頭來看她，她也不敢抬起頭來看他。因為他們曉得，只要一抬起頭來，就立刻會見到對方的一雙充溢著熱淚的眼睛，和緊鎖着憂鬱的面孔。如果再一凝視，他們一定會抱頭痛哭起來。

——你要曉得喲，她現在是人家的妻子，你現在也是人家的丈夫了。不論是道德上，或者法律上，都不許你們有談話以上的行爲的。仔細一點，不要犯了罪呀！

在陸游的意識中，他的禮教觀念在這麼輕輕向他囑咐。但是同時又好像有什麼人在他的耳邊告訴他說：

——她本來是你的妻子，你們的分離，都是不得已的，都是因為被你們的環境所壓迫的緣故，如果還有生命的火焰在你的身體中燃燒的時候，你應當起來，你應當立刻興奮起來，毅然地打破這箝制自由的禮教的桎梏，束縛人性的法律的纓絡。你應當將她從你的敵人的手裏奪回來，奪回來！

畢竟是生在理學昌明時代的宋朝的陸游，結果還是前一種思想戰勝了。他想了許久，才想出一句話來，減輕他們兩人間的沉默的氛圍。

『不料我們還會在今天相會呢！』

『……………』她還沒有想出答語來。

『我願你們夫婦間恩愛，家庭中和好，我們今生的幸福已竟完結了，但願我們來生生世世可以作夫婦吧！』

『啊啊，游哥！……………總是我對不起你！……………可憐我是個弱者……………我不

得不在我環境壓迫之下屈伏了，……………屈伏了！』

聽了她的沉痛的話語，他的酸軟的眼睛中的淚，不能再多遏抑一忽了，他站起來，做出彷彿去看池中的游魚的光景，偷偷取出手巾將眼淚揩乾。等到他揩完眼淚回坐的時候，他看見她也在用手巾揩她的眼淚呢。

『……………』

『……………』

可憐的他們，在他們的心中雖覺得有無窮的言語，要訴說出來，但是打點他們的枯腸，終究想不出一句可說的話語，可以表現出這幾載的相思來。

高懸在碧落中的太陽，好像也不忍見他們這種脈脈含情的光景似的，輕手躡足地落山去了。清寒的半規上弦月，隱隱在東方顯將出來。她的婢女因為等得不耐煩了，便向她說：

『太太，太陽已經落山了，老爺恐怕已經等著急了！』

啊啊，數年的闊別，今朝才能相逢，不料知心的話語，還沒有說得一句，又

要匆匆離別。今生今世，不曉得再有相會的日子沒有了。他們心中酸楚的程度，又豈是可以用語語形容得出來的呢？

又默然了一忽，她忽然斷斷續續地向他說，她今天是和趙士程（她的新夫）一道來的，他們預備在園中吃一餐便飯，她說不妨請他同去，因為士程久仰他的詩名，很想見他一見。

被悲哀梗塞住的他的咽喉，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只是微微搖了一搖頭，表示他不願去的意思。她也不再說話，只是將他倆婆婆的淚眼，互視了一下，她便無可奈何的神氣，隨着她的小婢，走出小亭，向石橋走去。他目送着她的倩影，漸漸地，漸漸地在他的視野裏消失了。

——啊啊，今日一別，再會何期！造化弄人，又何苦再使我們有這匆匆一面緣呢？又何苦使我的傷心的哀史，又增加一段資料呢？

幾年來的新愁舊恨，都一時麤集在他的心頭。他忽而興奮起來，他的創作慾

也漸漸抬起頭來了。因為要使他今日的悲傷的情調，留下一個微細的痕跡來的緣故，他便走出了小亭，向園中的侍役，要來一副筆墨。他拿起筆，飽沾了墨，便在園中的牆上，狂草了一闋釵頭鳳：

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煙 氛

在天津大旅舍樓上一間中等客房裏。房門開在南壁的西半角上，對着房門的北壁是兩扇玻璃窗。東面是一架裝飾得還精緻的鐵床。床邊堆積着幾件箱籠等等的行李，就行李上的旅館，轉運公司，和物主的一張張的招貼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這間客房的臨時的主人是余可獻，新從海外歸來不久的余可獻。

這正是一個晚春三月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

這時，可猷正躺在鐵床對面的躺椅上，手裏雖然拿着一張新聞紙，目光却注視在房外的過道。他因爲一個人坐在房裏煩悶不過了，便命茶房去拿一盒香烟來吸吸，不料茶房去了許久，還沒有回來，他一面在期待着茶房，一面便悠悠地注視着來往的男女的房客。

『啊啊，黃——黃——』一個妙齡的女郎，正在由過道的東面，向西走去，看了她的纖影，他的弛緩的神經，好像開到了極度的法條似的，忽而緊張起來，他竟這樣啊啊的叫了一聲。他的沉悶的聲音，不由引起了她的注意，使得她向房內看了一眼。

這樣，她的面孔也完全給他看見了。

她的體態，與其說是美麗，還不如說她是淡雅。因爲美麗是當然的，淡雅却是她的特有的豐韻，是她的超於一般女郎的美麗的豐韻。

只要輕輕一瞥，他已經肯定了他的方才的擬想，一面很果斷地，自言自語了

一句，說：

『一定是她，一定是她。』一面便跑到門邊去，叫了一聲：

「彩雲，彩雲……啊啊，你一點也不見得老呀！」

她完全，完全爲這奇異生客的言行震懾住了，只是呆呆地回答：

『我不是彩雲，我是她的妹妹，彩霞！』

『你是彩霞麼，——你們姊妹像得很——我有幾句話和你談，你——可以進去坐一坐麼？』

『好，我就打攪你一忽。』青年人們特有的好奇心，使得她這樣說，並且，進了可猷的房間。

去取香煙的茶房，打斷了他們正要進行的會話。她便向茶房說：

『去到二十一號吳先生那裏說聲我在這兒停留一忽，曉得麼？』

茶房走後，可猷先無可奈何地笑了一臉，向她說：

『我應當先給我自家介紹，我是余可猷。』

『哦，余先生。』

『你的姊姊現在那裏去了。』

『阿姊前年已經嫁出去了。前年，是的，前年，就是我出台的那一年。』

『嫁出去了？』雖然在他的意中，也不由吃了一驚。『啊啊，前七八年的辰光，我幾乎天天都在聽她的戲呢。』

『前七八年，十八，十九，那年我十一二歲，阿姊十六七歲，那時傾倒她的人已經不少了呢。』

『彩霞，我有些話要告訴你，請你慢慢聽我說。』又少微停了一忽，他便慢慢地說起來：

『就是那一年，我才十六歲，你的阿姊也是十六歲的那一年，我才在北京的M劇場，聽見她的戲，不曉得是什麼緣故，我的心裏就非常愛她了。此後，我差

不多天天都要看她的戲，不然我的心身，便好像是病了一樣的不好過了。可是你不要以為我是捧角呀等等的意思，那時我的心的確純潔得很，沒有一些褻瀆的念頭。雖然我心裏很想見她譚譚，但是在路上或者什麼地方，遇見她的時候，我的心也跳了，臉也熱了，早遠遠地躲開了，那裏還有勇氣來交譚呢？彩霞，你想那時我要冒昧點去和她接談，你想她會不會拒絕？」

『拒絕？』這時她想起了她自己的事。『不會的，一定不會的。』

『但是可惜我的機會就這樣喪失了。我十七歲的那年，回到我原籍住了有一年，等我回到北京的時候，那時候你的姊姊已經紅得很了，本來是唱中軸的她，已經唱到大軸了。不曉得怎麼着，我雖然心裏還一樣的愛她，可是她的戲我總不願意聽了。那時候我雖然只有十八歲，可是做什麼事情，都一點興致也沒有。人家都說我的神氣，比二十歲的人，還要頹廢了。』

『這一年的夏天，有幾個朋友找我一道到日本去讀書，那時我也覺得北京不

是我可以住的地方，便隨便地答應了他們，和他們到日本去了。到了日本的時候，頭一兩年還好，第三年的時候，你的姊姊的影子又在我的心裏浮了起來，無論是在燈火輝煌的東京的街頭，還是在歌聲扇影的咖啡館裏，我總會想起了北京，想起了北京的戲園，想起了你的姐姐。尤其是一個人對着孤燈在旅店裏悶坐的時候，第一個浮在我心頭的影子，總是你的姐姐，你想我那時的心裏苦也不苦？

『我實在爲這種煩悶的心情壓迫不過了，我學著從先幾個頹廢文人用過的方法，我學著吸煙，學著喝酒。唉唉，一枝，一枝，我也不曉得燒掉了多少煙捲；一杯，一杯，我也不曉得乾盡了多少美酒。但是還是不行喲！我的心靈怎麼也沉醉不了，你的姐姐的影子，反更加清晰起來了。』

『記得有一次，同學們以爲我太煩悶了，約我到東京一家妓館裏去。當我正擁抱着那柔膩的肉體的時候，彩霞啊，你猜怎麼樣，我竟想起你姊姊的影子來，急忙鬆了我的雙手，頭也不回地走了。——就在這樣的狀態中，做夢一樣地，我

也銷磨了悠悠的五年的歲月。現在回想起來，幾乎要以爲是奇蹟了。

『我還是前天才到的天津，不曉到今天就會意外地逢見了你。』

『我的朋友曉得我的事體的，都笑我太情痴了，我的愛情太浪費了。他們都說你姐姐不過是一個平常的女伶罷了。每逢我一聽到這樣的話，我的心就會不平起來。你想呀，想她那樣有秀艷的體態，聰穎的天賦的，能够不會認識愛情的真意麼？我決不會相信的，無論如何，我也不會相信的。啊啊，馬格哩脫還能够愛一個少年阿芒呢。馬格哩脫，茶花女的故事，你是曉得的吧！』

子獻幽幽地說了這麼一大篇的話，她只是呆望他蒼白色的面孔，好像他的誠懇的譚話，已經將她感動了，默默地聽到這裏，似乎引起了她的什麼興趣似的，便很興奮似地說：

『茶花女麼，我曉得的，我前些日子才聽一位朋友，就是吳先生說的。啊啊，茶花女，她真可憐得很呢！』

「那位吳先生？」

「就是也住在這個旅館裏的。他的談吐正和你一樣，他和我，也和你愛我阿姊一樣，不過他的胆子要比你大些！所以我們才結識了，現在我們已經訂了婚約，并且不久我們就要……啊，余先生，余先生，你應該也替我們歡喜吧！」

「啊啊，失望，失望……」他沒有容彩霞說完，便猛然由椅子上跳了起來，一邊在室內盤旋，一邊自己向自己這樣低語了一聲。

「余先生，您這是怎麼啦……」

子獻聽了她的聲音，才又頹然回坐在他的椅子上，遲疑了一忽，才漲紅了臉，向她說：

「彩霞，我回國的時候，本來希望遇到你的姊姊的，不料却邂逅遇見你，又從你這裏得到你姊姊嫁出的消息。按說我的希望已經消失了，那曉得我又生出一線新的希望來，就是我覺得你們姊妹長得太像了，不由引起了愛你的奢望，並且

，對你也使我可以追想起你的姊姊來，但是現在我的希望不又消失了麼？你又有
了吳先生！」

他說到這裏，不禁在面上溢出兩點珠淚來，他的神思有些模糊了。他忽而興奮地走到她的面前，兩手做出要擁抱的姿勢，嘴裏含混地叫看：

『彩雲，彩雲，彩霞，彩雲！……』

本能地，彩霞很輕快地從椅上跳起來，只是很驚訝地喊着余先生，余先生……

看見彩霞的舉動，他的意識才回復了轉來，神經也漸漸鎮靜了，他才曉得他自己的舉止太過分了，愧悔的心思，使得他無力的頹然倒在椅上，他的眼睛也緊緊地閉住。

『余先生請你恕我……我現在是吳先生的……』

『恕我？』他睜開他閉着的眼睛，『唉唉！這正是我要向你說的話，我正應當

向，向你和吳先生請罪！我的神經太昏亂了，才做出這樣無理的舉動。請你恕我，請你恕我……

『我現在了解了，完全了解了。我的青春，全讓我不經意地耗失了，全讓我的卑怯，我的懦弱給銷磨了。現在我所有的只是一架將老的身體，我還有什麼資格來講愛情呢？請你恕我恕我……』

『不要這樣傷心，你儘可以找一個伴侶呢！』

『伴侶？啊啊，我還講什麼伴侶？彩雲嫁了，你又有了吳先生，我還講什麼愛情，伴侶？……』

『……』

『不過，我現在還有一個唯一的希望，我希望我們能做永遠的明友，永久保持着崇高的友誼，我……』

『自然，我們一定可以永遠做朋友，永遠，永遠……』

『謝謝你，謝謝你允許我的盛意。我祝你們永遠和好，敬祝你們愛情不朽，我看見你們永遠和好，好像是已將我的一部份代我表現了！我真要謝謝你呢！』

子獻說到這裏，不知是悲是喜，在他的眼角又不禁滲出兩粒珠淚。彩霞看見他的意志，好像已經平靜了些，便站起身來向他說道：

『現在我要到吳先生那裏去了，等一忽我還同他一道來看你呢！』

子獻目送着她走了之後，好像做賊似的，用不定的目光，向左右望了一望，便馬上倒在方纔彩霞坐過的椅子上。閉了眼睛，深深地聞吸了一刻她遺留下的幽幽的香氣，他的身心，都暫時的麻醉了一忽，但是不久，他忽而覺得心裏憤恨得很，他的憤恨的對象是誰，是彩霞麼，彩雲麼，以至吳先生，以至於他自家麼？不是的，都不是的。他不能確定他所恨的是誰，不過有一種憤恨的情緒，梗塞在他的心頭，使他恨不得將這世界的一切都消滅了，才覺得痛快。

這樣，他便站起身來，在室內盤旋，不定的盤旋。

盤旋了一忽，他好像又氣平一點了，便又坐在椅子上，信手取過一枝捲烟來燃上，深深地吸了幾口。看看由他口中噴出來的烟的氛圍，他的思想，好像也和這烟氛一樣的漂渺，一樣的輕遠了。

他在想些什麼呢？這——應該只有他自家知道。

尺素書

——寄給我的朋友K S

你那封報告給我你和C女士的近狀的信，已經拜讀兩過了。我不曉得我們的命運，怎麼都會蹇厄到這步田地。記得前幾個月我曾和C君談起，我們的求愛的心，恐怕沒有會滿足的一天了，如果朋友中能有一兩個愛情成功的時候，那麼也不管將我們的一部份，代為表現出來。可是朋友中看來看去也都是貌既不揚，囊

中又一空如洗和我們一樣的青年，當時我幾乎以爲我這一點希望也不能實現了，不料過了三幾天後，就接到你的一封書信，一封報告你和C女士的關係的書信，此後又接二連三讀了你幾首情詩。我才曉得我的思想，還不是幻想，居然也有實現的一天呢。

近來不曉得是什麼緣故，我對於一般人的談話，總喜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那時雖然見了你的書信和情詩，但是我總不敢遽然肯定C女士的存在，我時常懷疑她是你構想出來，一面欺騙欺騙人家，一面安慰安慰自己的。恰好你一連約了我們幾次到公園去和她會面，却都失信不來，我更以爲我的猜想證實了。直到那一次晚上，在S女校的游藝會裏，我親眼見到你和她一同到會，我才曉得我的猜想完全錯誤了。那一夜，看見你倆的沉醉在愛情裏面的狀態，我雖然不無一些妬美的意思，但是我敢自誓，我的心緒的底流，的確是在爲你倆祝福，私祝你倆的純潔的愛情，能够繼續到永久，永久……。

你說C女士的學問，性情，都是你所欽佩的；而你尤其佩服的，是她能極力否認金錢就是愛情的這一句普遍的公理。啊啊，在這個愛情以金錢爲本位的時候，在這個愛情等於市場貿易的時候，C女士居然能不同凡俗的這樣說，真是一件出我意外，令人驚異的事體。不過你們的愛情雖然是這樣的純潔，但是究竟因爲缺乏這不義的金錢的緣故，使得你們不能立刻完成你們的愛情，在這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現在，這雖然是一件再平常沒有的事情；但是，仔細想來，天下可還有比這個更使人傷心的事情麼？啊啊，我們的命運，也不曉得是怎樣支配的，我們的生活爲什麼只是貧窮苦悶的連續；一些的人生的樂趣，也不給我們享受呢？

你說近來你的心理狀態，和我有些相像，這句話真叫我難以解答得很。因爲我近來意志銷沉，思想精神都一天一天消滅下去，除了吃飯，睡眠之外，便是找一兩本無聊的小說，具有催眠能力的無聊的小說，貓貓虎虎地看看，那麼這一天的光陰，便可以銷磨過去。中學時代的壯志早已不曉得和似水的光陰，同時流逝

到什麼所在去了。就是偶爾讀幾冊書，寫一兩篇小說的勇氣，不知怎麼也一些提不起來。臨放暑假的時候，告訴你的我要進行的工作，到現在還一點成績也沒有弄了出來。前一個星期，不曉得是那裡來的勇氣，從南城跑到東城的東亞公司，買了一冊原稿紙回來。當我去買的時候，好像恨不得買回來立刻把這冊一百頁的原稿紙，一氣寫完的光景。但是到現在又是一個星期了，我還是一個字也沒有寫了出來。

我的希望真是一天一天地萎縮下去。現在我惟一的希望，只要我皮包內每天都有幾毛閒錢，够我坐在公園的古柏蔭下，泡一壺清茶，看看這些往來的遊人的擾攘的狀態，便已經滿足得很了。記得去年每次到公園的時候，看見那些喁喁地說着情話的青年男女遊人，就覺得有不曉得從那裏來的一股憤怒的情緒，支配了我的全部的神經。我不禁要在心裏痛罵他們，我罵他們的愛情生活是污泥中的爬蟲般的生活，我罵他們是肉慾的追求者……，我雖然這樣的痛罵他們，但是

在我內心的深處，却總有些妬美的意思。現在呢，在我的眼光中看來，他們都像和古柏鮮荷，一樣是這園中點綴的物事，一點也不能刺激我的麻木的神經，引起什麼反應來了。啊啊，當初能够感傷，能够羨妬，還是心神沒有完全喪失的表現呢。

暑假後，你說，要去謀一個位置，恐怕不能繼續求學了。你的勇氣，的確是我所欽佩的。因為雖然只要再銷磨兩三年歲月，就可以騙到一張國立大學的文憑了。但是賦性這樣愚直的我們，不能在大老面前搖尾乞憐的我們，就是在東西洋的大學裏得了博士碩士的證書回來，也不過是流浪失業者的統計表上又多了一兩個數目字罷了，更何況一個區區多得像遼東白額豕一樣的國立大學畢業生呢？所以我雖然欽佩你的勇氣，但是你的將來位置問題，究竟能够解決否，我真有些不敢來冒險解答呢。粥文爲生麼，不要說我們所能寫的幾篇人家看了不滿意，自己看了難爲情的小說，賣不了幾個臭錢；就是我們的學問好上十倍百倍，但是請問

你，古今中外的著名文人，有幾個不是終生與窮爲鄰的呢？不要說賣文爲生，就是投稿的苦痛，看著編輯先生的笑臉，在說不久不可以發表，不久可以發表，而其實一擱就是幾個月的投稿的苦痛，我們所經過的，已經够了，够了……。郁達夫先生的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你應該已經見過的；不過我希望你如果要陪著愛人到北海而沒有錢喝茶吃點心的時候，還是乾脆不要去，坐在家裏把這篇文章再仔細讀一遍吧！

我今天本沒有打算寫信給你的，更沒有打算拉拉雜雜寫了這些無謂的話語。但是在指頭兒告了消乏的時候，出去是不成功的了，只好這樣來消費這樣悠久的歲月。寫到這裏，預備寫上日子就封好寄給你，不料我抬頭向牆上掛着的月份牌望了一望時，啊啊，原來今天却是七夕，却是傳說黃姑天孫在銀河畔一年一度幽會佳期的七夕，也正是世上的癡男怨女定情時所艷說的七夕。遙想今天北海中央等等游藝場所裏的青年的愛侶，一定要意興勃勃地來和天上的神仙來媲美了。然

而對着一盞半明不滅的孤燈，來寫信給你的，還是一個沒有愛人，沒有女友，心靈空洞得像朔風底下顫慄著的枯木一樣的我！

我也不禁有些傷感起來了……

鳳林

一

111

本來是很僻靜的南橫街的西口一帶，在這初冬的急景已經到了黃昏的時候，街上的情景，益發靜寂得可憐。鳳林在五點鐘左右，從觀音寺拉了一個商人風的男子到這邊來，原本打算再在近處拉上一趟，就可以回家去了。但是看看一家名

叫義興長的油鹽店的掛鐘，已經敲過六點了，他的計畫，還沒有實現。他細數在這一點鐘間，所見到的行人，除了坐了車的不計外，也不過十幾個人，這十幾個人中間，有些就他們的薄棉的破舊的衣服，和他們的在料峭的寒風底下，瑟瑟發抖的情形看來，他們這一餐晚飯，似乎還沒有着落可尋，不消說是沒有閒錢來坐車的了。有的看去還有坐車的資格，他使用充滿了希冀的口吻，問了一聲『車，拉去！』但是看看他的相手方，不曉得是沒有聽見呢，還是故意不來理他，仍舊低着頭，走他們自家的路。——這其間只有兩個人是例外：一個人，竟緩緩將他的帶着水獺皮帽，裹在大氅領中的頭，微微搖了一搖，並且用手指了一指就在面前的爛縵胡同，表示他并不是不坐車，自然更不是坐不起，不過他的標的地近在咫尺，無須坐車罷了；另外一個呢，要雇車到西單牌樓，却只給十二個銅子，還仔細端詳了他一臉，好像在說，你年紀這樣輕，拉得動麼？

這時，天氣早已黑闇下去了。那好像用破舊的棉絮堆成的天空，看去似乎一

伸手就可以摸得到的光景，並且因爲天陰的緣故，沒有一牙淡月，一角疎星可以看見。只有灰黃無力的街燈，放射出他的黯淡的光線來，投映着道街上的一切都像病態的光景。在這樣的窒塞的空氣之下，鳳林本來已經感到壓迫不過了，加之那徐徐吹來的冷勁的朔風，吹到他臉上的時節，好像是用迅利的小刀，一下一下的在刺着似的。他委實不能忍受了，舉起他一雙紅腫僵硬的手，用力吹了一口氣，又狠命的揉搓了一忽，才覺得有些暖意，便掀起墊在車上的足氈來，將他這一天，從清晨到現在這一天中，冒著寒風奔波了的結果計算一下。也已有十一二吊錢了，除去了四吊錢的車份，還可以有七八吊錢的盈餘，比起他有時連車份都拉不到的時節，自己覺着也幸福得多了。

將他的錢計算了之後，他便下了收車回去的決心，緩緩拖起了車把，將車送到了官菜園上街車廠子去。又向一家小餅舖裏，吃了一斤熬餅，他的又飢餓，又寒冷，又疲乏的身體，好像又經上帝重賦與了他一段新的生命。

鳳林回到他自己的家裏，正看見他的女房東從她自家的屋中出來。她是一個很矮小瘦弱的婦人，自從她的丈夫死去之後，她便帶着她的一個兒子，靠着這一所房子的租金，做他們生活的費用。她對於鳳林，除了月底索取房租是板起面孔，一絲兒也不肯發鬆外，在平日却總在她的縐紋嚴疊的臉，浮了一臉的微笑來和他說話。不過鳳林却對她永遠沒有好感，表面上雖然和她堆起假笑來回答，心裏却永遠取着一種敵對的態度。

『喝，您回來啦，今兒個生意怎麼樣？』

『這麼大冷的天，還不是這麼回事！刨去了吃飯和車份，也就剩個兩三吊錢。我說，您也吃哪飯哪？』

『有偏您哪，吃過一會兒啦。哎呀，今兒可累着我哪。你看，和你隔壁那間可不是又賃出去哪，這家姓張，他們就是兩口子，聽說他們當家的，是那個宅裏的二爺，很拿勢得哪。』

女房東今天意外的高興，本來就使他奇怪，尤其使他驚異的是她的一件新藍布單衫，除了那天金大媽做生日去道喜穿過一次，此外一向也沒有捨得穿。今天却破例穿了出來，真比車座肯多給兩個子兒都出奇。聽她這話，他又向他房子隔壁望了一望，兩間空了兩個多月的房子，可以從窗紙上看見裏面雜沓的人影。房外還堆了些半新不舊的傢俱，正在預備往裏面陳列。素來和這些芳鄰落落寡合的鳳林，這件事也不過引起了他三分鐘的注意。向房東道了一聲安置的話，他便回到他自家的房內去了。

他進了房之後，便先把今天剩下的幾吊錢，裝在他的一隻半舊皮包內，這隻皮包是他唯一的值錢並且可以紀念的物事。還是他小的時候同他母親一道到勸業場去，買來給他練習儲蓄的物事。現在呢，他母親已經死去三年了。這個皮包他還很珍惜地保存着，作他母親的紀念品，捨不得和別的器用一道出脫掉。將錢裝進皮包之後，便泡了一壺高茶葉末，一連喝了幾口。手裏捧着一本從賣唱本的

高老頭租來的响馬傳，一面哼着，一面想像書裏面的英雄好漢的放蕩不羈的情況。

在平日，看了幾頁唱本，因為白天過度疲勞的緣故，睡魔立刻便會來邀他到夢鄉——窮人唯一享樂的所在的夢鄉去作汗漫游去了。但是今天呢，不行了，怎麼也不行了，他的精神反而愈加健旺起來。

這時，窗外的寒風，漸漸吹得猛烈起來。夾着地下的砂石飛舞的寒風，呼呼地吼着，吹着窗紙的時候，便沙沙地響了一陣，好像是在悲鳴的光景。本來光線慘淡的一盞煤油燈，因為風吹的緣故便愈加慘淡起來，結果可以用那隻小棹子作個半徑，畫個圓形，只有這個圓形之內，是牠的勢力範圍，還有些明亮的意思；此外，便是鬧得像是有無數的鬼影，憧憧地搖動着在了。

啊啊，正是這樣一個寒風飛揚的冬日的夕晚，正是這樣燈光闇弱的冬日的夕晚，不禁使得他回想起他三年前一段永久，永久不能磨滅的傷心的記憶來，他好

像已經回到三年前的光景了。

二

『林兒！我的病會到這步田地，實在，……實在是我想不到的。我本打算把你養大了，成了人，也對得起你死去的……老子，不料……我死了倒沒有什麼，只是叫年紀輕輕又沒有一些家產的你，怎麼好，怎麼好呢！……我只望你能够娶一房媳婦，接續祖宗的香烟。可是……可是……沒有錢……』伏在床邊的鳳林，看着半躺半坐在床上的他的母親，上氣不接下氣地斷斷續續說了這許多話語，他的咽喉，完全為悲哀給酸梗住了，要回答，回答不出來，要大聲的哭也哭不出來，只好，『娘，娘』的叫着。他看着病了一個多月，本來已經沒有一絲血色的他母親的臉，更蒼白得像是臘製的一樣；兩隻沒有表情，不能動轉自如的，像死魚一樣的眼睛，只是向上翻白。不曉得是因為過分的恐懼呢，還是因為什麼，他不敢

再仰視了，只是將頭伏在他母親的臂上，用手緊持着他母親的雙手。他覺着他母親的瘦得只剩骨頭的手，由溫熱，變涼了，冰冷了。……

鳳林自幼和他的父母由C省來到北京，因為他的父親富於商業上的天才的緣故，不久就有了一座店舖和V銀行裏的千餘元的存款。不幸到了他十二歲的那一年，他父親因為痢疾，診治不得法的緣故死了。他的店舖的經理人，欺負他們孤兒寡婦，將他們的存款的摺子騙到手裏，又用店舖的名義虧空了一筆款項，私自跑掉了。因丈夫，父親的死，本已感到無名的悲痛的他們，更加上這一項物質上的重大的損失，他們的憂鬱，苦惱，又豈是人世上的言語文字可以形容得出來的呢？

勉強將店舖倒出，還了欠債，他們的全部的財產，只有四百多塊錢了。將生活程度縮減，縮減，從一家獨居的一所四合房內，搬到鳳林現在住的這所雜院灰棚房裏。他們的起居服用，雖然縮減到不能再縮減的地步，但是鳳林的學校的費

用，却依舊儘量供給。

一面因爲丈夫死去受了很大激刺，一面又哀惜家業中落的鳳林的母親，勉強支撐了二三年的光景，四百多的存款，早已消費盡了。他們日常生活的費用，全靠她代給人家縫洗衣服的收入來維持，日後生活問題，又成了她思想的焦點。漸漸地，漸漸地，在這一年，鳳林十五歲的這一年，也就是他在第X高小畢業的這一年，他的母親，因爲過分的憂鬱和勞苦的緣故，終於拋棄了她捨不得拋棄的兒子，到天上追隨她朝夕思慕的丈夫去了。

因爲料理他母親的葬事，他的僅有的存款，又成爲絕無了。除了他的一架充滿了哀悼亡母的意思十五歲的瘦弱的身體之外，他的所有權可以支配的物事，只有有在房內陳列着的日常應用的棹，椅，床鋪等等必須而又不值錢的物事。本來心情孤介，不肯向人搖尾乞憐的鳳林，但是因爲人生不可一日缺的衣食住三大問題在後面鞭策着他，使他不能不向他亡父的朋友面前，請求他們的幫助。自從他父

親死後，這些高貴的親友，早已音信久疎了。一聽見他來拜謁，有的推辭病了，出去了，索性不來見他。有的雖然勉強賜於接見了，但是都放出那比司法官還更加嚴冷沒有笑意的面孔；而從先鳳林小時，承他們問詢，『今年幾歲，在什麼學校讀書』時的和藹的面孔不見了。誇獎他『聰明絕頂』時的春風般的面孔也不見了。只是先說了一遍似是同情而實在是輕蔑的話語，再訴了許多近來經濟困難的苦況；然後呢，對不起，愛莫能助，請到別處想想法子吧。

這樣一處，一處，一處……鳳林忍氣吞聲地走了不曉得一共有幾處，但是他們都像是一經一個師父教導出來似的。

後來還是一位和鳳林同居不久的一位老太太，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一位老太太，可憐他的境遇，便叫他每天跟隨她的兒子出去練習拉車，練習了一兩個月，又代他作保，賃了一輛車子，靠他的尙沒有發育成熟的身體，來作這種勞力消耗最大而收穫效果極微的工作，來滿足他生存的欲望。

——啊啊，拉車，拉車，這是何等卑賤的工作，也是志趣遠大的我，所作的事體麼？和我同樣年紀的富家子弟，都還用幾個丫頭老媽來侍候守護怕有什麼閃失，而我呢，而我呢……：……唉唉，我也不曉得上一輩子作了什麼孽！今生才來受這個苦！

像這種憤恨的思想，時時在他內心激盪，尤其使他難過的是一天下午。他拉了一個車座在琉璃廠買些筆墨，他正在青蓮閣門口等待的時候，忽然遇見他小學同學的C君S君和他們幾個新同學，穿着中學的制服，一面說笑，一面在街上走着。憤恨，羞澀，嫉妬的情緒，都一時麤集在他的心頭，啊啊，他真希望這時候會發生一場劇烈的地震！

當他爲這種勞苦的生活，壓迫到不能忍受的時候，也時常會生出自殺的念頭來。但是當這個時候，他總彷彿聽到他的死去的母親，用和平常一樣和善慈愛的音調，在他的耳際輕輕地向他說：

『林兒呀！你萬不要因爲一時的痛苦，就尋這種短見，你現在雖然這樣困苦，但是你的後福還大得很呢。你難道不曉得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麼？你千萬不要尋短見，你千萬不要尋短見呀！』

這樣他又不得不苟活下去了。

——啊啊，我受這樣的苦，已經三年了。母親呀母親，我這一生還有出頭的日子麼？

這一天夜晚，他將他過去這三年間的困苦，一一回憶起來的時候，他不禁這樣地在心頭狂喊了一聲。

三

一種異樣的聲音，將他從沉思中喚醒過來。他仔細一聽，就曉得是從今天剛搬過不久的隔壁那間房子中傳過來的。他很清晰地聽見了那種聲音，好像是喘息

，窒塞，和互相爭鬥時發出來的一種喊叫的聲音。他聽了一忽之後，他的神經不覺緊張起來，因為他近來看的七俠五義施公案等等的小說過多的緣故，他的心中幾乎完全充滿了行俠仗義，濟富救貧和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思想。所以今天他一聽到這種聲音，立刻便猜想到一定有一樁什麼不平的事件發生，如他在小說中所見到的一樣。

——啊啊，一定有什麼冤屈的事！

他這樣想了一想，好奇心鼓動著他，伏在床上，由板壁的縫隙裏，向鄰家裏望去。

鄰室裏面的煤油燈，已經捻得很小，所以全房子都是在一種朦朧黯淡的狀態之下，但是只要略一注意，他已經看出這種奇怪的聲音發源的所在了。在一張板床上面，有一床簿簿的花布被衾，被上露出結合在一起的兩個頭顱。……

他的緊張的神經愈加緊張起來。他的一身都起了變化的作用，他的心頭在不

住地悸動，他的身體好像有火在燃燒著的光景，他的……他從先聽朋友時常談到的一種不能了解的事體，現在了解了：他在一種小說看見描寫的某一種行爲，他所疑惑的某一種行爲，也明白了。他心裏雖然在命令著他不要看，但是他的眼睛，怎樣也不肯離開板壁的縫隙，他的身體怎樣也不肯移動一點，雖然在這寒風飛揚的冬天的夜晚，他只穿著一件單褂，竟一些也不感到涼意。

直到這種聲音漸漸停歇之後，他才像夢醒了一樣，他的意識才回復轉來。喝了一杯溫熱的茶水，想要安靜的入睡，但是只要他一閉上眼，在他眼睛的網膜裏，就會映出適才見到的那一幕影戲來。他的心呢，也正在回想他從先所聽到的關於這一部分的知識，來補充方才他的視覺不足的地方。

——該死，該死，你怎麼不要臉到這步田地！……他思量了好久之後，他的沒有盡泯的良知，不禁在他的心靈的深處，這樣的向他罵了一句，他不得已翻了一個轉身，想把方才卑劣的思想，從他心中完全驅逐出去。

他的身體本來是蜷縮地臥在那裏的，當他將他的雙足伸直的時候，他的火一樣的身體，觸到和生鐵一樣冰冷的薄棉被，不禁感到很深的涼意。

——啊啊，假如正有一個肥白柔膩的肉體在被我擁抱著的時候！……

這樣，他忽而會聯想到她母親臨終所說的『討一房媳婦，接續香烟』的話來了。

——像我這樣自己的生活還不能維持，那裏還有錢來娶親？啊啊，母親呀母親，您的希望恐怕永遠不能實現，永遠不能實現了。

——我的一同拉車的朋友，他們在外邊的時候，雖然和我一樣的奔波，但是他們一回到家裏，就有他們的女人，他們的孩子來和他一同談笑，一同叙他們的天倫樂趣。那麼，他們的肉體雖然勞苦，他們的精神上却還有可以慰安，可以補償的地方。但是像我呢？啊啊，舉目茫茫，有誰是和我同心一體的呢！……

四

第二天早晨，照例的載重的大車經過的聲音，將他從好夢中驚醒過來。他覺得精神異常地疲倦，還只是懶慵慵地躺在床上，閉着眼睛，沉醉在他昨晚甜蜜的夢境中，希望再能夠睡去。但是漸漸地，幾家鄰居的小孩子，都已經醒來了，小的吵着要吃奶，大的在打開着玩耍，一院子都像方才刺破了的蜂巢一樣的不安靜。無可奈何，他也只好從溫暖的被窩中起來。

漱洗過之後，他依然覺得很疲乏似地。他很想在家裏休息一天，不去做那比牛馬還不如的工作。他的皮包內的存款，雖然還够他今天一日的生活費用，但是他給房租的日子又快到了，他不得不預先籌出這一塊錢的房租來，免得臨時看那女房東冷厲面孔。他這樣的想了一想，便決定等吃過飯後，再拉車出去。

十一點鐘左右，他已經在飯舖裏吃了午飯，一面嘴裏哼着不成腔的「太保傳

令把隊收」，一面兩個手臂挾着車把，在街上懶洋洋地走。他走到米市胡同的時候，正看見和他同在一個車廠裏拉車的王六，和一男一女兩個車座講價，王六看見他，便很高興地遠遠叫道：

『喂，鳳林，拉不拉呀，廊房頭條二十六個子兒？』

他一面答應了一聲，便將車子拉過去。也許因為他的車子格外漂亮的緣故吧，坐他的車子的，竟是那位女子，那一位他素來不曾見過的這樣美麗的女子。他回頭打量了她一下，他的心頭不禁異樣悸動起來。不知怎麼他忽而會聯想到昨晚在床上所窺到的鄰室的那一幕喜劇來了。

他拉起車把來，向廊房頭條的方向走去的時候，他的精神異常地興奮起來，好像有一種不可知的力在他的心身雙方驅策著的樣子。他方才懶慵弛緩的精神，不曉得向那裏去了，他用他往常沒有過的那樣速度向前跑去。

——啊啊，這樣美麗的女性，這樣美麗的女性！但是她的全部的生命，現在

不是全托付在我的一雙手足之上麼？他的暫時的命運不是在我支配之下麼？爲像她這樣美麗的少女，就是消耗盡了我的力量，我也是滿足得很，我也是滿足得很的呀！

——對著像她這樣純潔的少女，我並沒有什麼非分的企圖，和什麼邪僻的思想，我是像一般的士女給神佛燒香祈禱時候一樣的虔誠，一樣的恭敬的呀！不過，唉唉，不過如果這個車把會一寸一寸的縮短下去，那麼我倆的身體不就結合在一塊了麼？

他一面跑著，一面作著這樣漫無邊際的空想，他的身體覺得輕鬆得很，好像只要放下了車把，就會飛，飛上了天空似的。他正想到這裏，忽而在他的腦後，有一種嬌脆，嬌脆得比春初的鶯鳴還要嬌脆的聲音，在他的耳膜裡盪漾。他像是日本傳說中的久米仙人一樣，不覺由飛行的天空中，墮到地面上來了。

『喂，到了，打住吧！』

他不用思考，已經意識到是由坐在他車上的少女，所發出的使命了。他自然而然地將車把放下，他向左右一看，他才恍然已經到了廊房頭條了，他車子停住的地方，正是一家名字叫做咀華的番菜館的前面。他又向後一望，王六的車子還在遙遠的後面，看不見影子呢。

車上的少女，很輕快地從車上跳下來，站在咀華番菜館的前面，他的輕盈的目光呢，却是直射在對面照相館所懸掛著的像片上面，等了一忽，王六的車子才趕到這裏。一個服裝華麗的西服的少年，從車上跳了下來。付過車錢，便和少女攜手向番菜館裏面去了。望著他倆爲華貴衣服所包裹著的後影，一點一點的遠了，鳳林的思想，又爲憤怒妬忌的情緒給支配住了。

——世上的幸福，都讓你們有錢的人佔盡了，學問，女性，都是你們有錢人專利的物事。你們也許不想去讀書，但是有你們的家長督責去念的。我們呢，想念都沒有機會。你們也許並不需要女性，她們自家會上你們面前去貢獻她們的媚

態。然而我們呢，啊啊，她們所給我們的，除了蔑視憎惡的表情之外，還有什麼呢，還有什麼呢？

——啊啊，我的天賦的才智，我的天賦的儀表，不見得會比你們低一點吧！
唉唉，如果我有錢的時候……

——我總要向你們復仇，我總要向你們這些富人和美女復仇！……
他想到這裏，他不由將她的視線移到四周，看有什麼可以給他復仇的機會沒有，第一個映到他眼光中的，就是一個灰色動物，在一家烟錢鋪門前爭吵的灰色動物。他的神經不禁戰慄了一下，有一天在天橋看見的寫著招兵的旗子，也在他腦中反映出來了。

——只有他們才是征服富人和美女的好漢們喲！

——當兵，當兵，只有當兵才是唯一的復仇的方法。安知我不能作到師長軍長呢？那時什麼樣的美女都會向我獻媚，聽我的蹂躪了吧。……

『洋車，西單牌樓！』

又是一聲比黃鶯還要嬌脆的聲音，將他從師長軍長的幻境中喚回到現實的境界中來。他一看到有兩個秀麗的女性，在從照相館中出來時，便又連忙拉起車把向前去了。

後序

自從我們的一個小周刊停刊以後，這一兩個月間，因為生活的單調，病魔的襲來，和種種的緣故，使得我的疏懶的程度，更逐漸加重起來。我這方寸的心田，也一天比一天更荒蕪下去，良好的收穫，一些也沒有看見，所見到的也只有感傷和憂鬱的莠草。別的正當的工作不要說了，就是為自家消遣而寫的小說雜記之類的文字，也許久沒有動手。雖則當無聊的時候，也時常一個人靜坐在那里，這

樣地想寫一篇東西，又那樣地想寫一篇東西，全篇的事實，結構，都已經想好了；但是等按捺定了心，寫出來一兩行的時候，愈看愈覺得無聊，終於沒有完成的勇氣。現在堆在我抽屜裡的，僅起了一個頭的作品，已僅有三四篇了。

還記得上兩個月我有一張新照好的像片，我的朋友C君看見便嘲笑我說，「你這幅照像，大可以題作失戀者的悲哀。」最近，又有一個朋友說我是 *To see the dreams with wide-opened eyes* 的人。啊啊，失戀者，和睜開眼睛作夢的人，這都是多麼美好的名辭呢——如果我有戀可失的話，那麼在這個秋風簫瑟，或者是春雨淒其的晚上，感到寂寞無聊的時候，自己一個人靜靜回味著過去的 *romance*，便好像又回到當日甜美的情境中去了，那時心情一定是沉醉得像是正渴飲著芳美的醇酒一樣。就是因為回憶而生起今昔之感來了罷，那麼便靜靜地領略著這種淒切的孤獨的感慨，至少也要比心靈空虛，沒有感覺的時候好些。但是我呢，我這十八年來，一向沒有承受過這戀愛的酒盃。請問我還有什麼戀可失呢？

假設過去的生活雖然枯燥乏味，但是如果將來的夢可作的時候，姑不問他的夢能夠實現與否，終日陶醉在夢幻的情境裡，也可以忘却現實的苦悶。像我呢，啊啊，我的青春的夢早已消失了，什麼 Money, Fame, Love, 這三種中，那一種是我可以夢想，那一種是我可以夢想的呢！

我雖然這樣的疏懶無聊，但有時也彷彿會向積極的方向走去，像我的這一回將我幾篇不成東西的小說之類的文字，收輯起來付印的事情。

我這幾篇文字原也是無聊的時候寫起，爲自己消遣消遣而作的。我本不曉得什麼物事叫作文學，又有什麼物事叫作藝術。寫出來的東西，自然也距離文學藝術的標的，不曉得有幾千萬萬里。就是這一次集起來付印，也不是有什麼野心，有什麼自信，仍然不過爲自己消遣消遣，使得牠們比粘貼在紙本上的時候，整齊一些而已。如果有人來責難我的這種動機太卑劣的時候，我自然是情甘領罪的。

勉強可以找來替我作辯護的是英國詩人 Byron 的幾句詩歌：

'Tis pleasant, sure, to see one's name in print;

A book's a book, although there's nothing in it.

承梁以球兄給我畫封面，謹在這裏對他表示謝意。

十六年小春月病目中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夢幻的陶醉

實價三角五

著作者 李自

發行者 北京文化學社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北 京 文 化 學 社 出 版

• 初 中 師 範 適 用 本 國 地 理	• 西 史 綱 要	• 中 國 史 鳥 瞰	• 中 國 史	• 最 新 高 級 中 國 近 世 史	• 地 學 通 論	• 初 中 師 範 適 用 世 界 史	• 民 國 史 要	• 初 中 實 用 英 文 作 文 法	• 初 中 英 文 法	• 初 中 短 篇 英 文 選
程國璋	張仲和	常乃惠	王桐齡	陸光宇	劉雪崖	殷祖英	陸光宇	戴驊文	戴驊文	邵松如註
二冊上 二冊下	二冊二元五角	二冊五角	第一編一元二角 第二編二元五角 第三編二元	一冊九角	一冊六角	一冊八角	一冊五角	一冊四角	一冊八角	一冊五角

北 京 文 化 學 社 出 版

▲文	心 雕 龍 札 記	黃 侃	一冊九角
▲國	語 文 學 史	胡 適	一冊一元一角
▲笑	之 圖 解 (附 修 辭 法)	黎 錦 熙	一冊二角
▲初	級 中 學 應 用 文	張 鴻 來	一冊九角
▲高	中 修 辭 學	董 魯 安	二冊一元四角
▲鍾	嶸 詩 品 之 研 究	張 陳 卿	一冊三角
▲寤	語 拾 存	半 隱 山 人	一冊一角五分
▲書	目 答 問	張 之 洞	一冊五角
▲退	思 齋 詩 存	陳 寶 泉	一冊三角
▲國	語 四 千 年 來 變 化 潮 流 圖	黎 錦 熙	一冊四角
▲初	中 國 文 讀 本	師 大 附 中	第一編 二角 第二編 三角 第三編 三角

